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淮南鴻烈集解

(一)

劉文典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淮南鴻烈集解

(一)

劉文典著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3 4506B

國學基本叢書

淮南鴻烈集解目錄

第一冊

胡序

自序

舊叙目

卷一 原道訓

卷二 俶真訓

卷三 天文訓

第二冊

卷四 墜形訓

卷五 時則訓

卷六 覽冥訓

淮南鴻烈集解

卷七 精神訓

卷八 本經訓

第三册

卷九 主術訓

卷十 繆稱訓

卷十一 齊俗訓

卷十二 道應訓

第四册

卷十三 汜論訓

卷十四 詮言訓

卷十五 兵略訓

卷十六 說山訓

卷十七 說林訓

第五册

卷十八 人閒訓

卷十九 脩務訓

卷二十 秦族訓

卷二十一 要略

第六册

附錄 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

淮南鴻烈集解 目錄

063424

淮南鴻烈集解 目錄

卷一 原道訓

卷二 俶真訓

卷三 主術訓

卷四 繆稱訓

卷五 齊俗訓

卷六 泰族訓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 胡序

整理國故，約有三途：一曰索引式之整理，一曰總帳式之整理，一曰專史式之整理。典籍浩繁，鉤稽匪易，雖有博聞彊記之士，記憶之力終有所窮。索引之法，以一定之順序，部勒紊亂之資料，或依韻目，或依字畫，其爲事近於機械，而其爲用可補上智才士之所難能。是故有史姓韻編之作，而中下之材智能用廿四史矣；有經籍纂詁之作，而初學之士能檢古訓詁矣。此索引式之整理也。

總帳式者，向來集注集傳集說之類，似之。同一書也，有古文今文之爭，有漢宋之異，有毛鄭之別，有鄭王之分。歷時既久，異說滋多。墨守門戶之見者，囿於一先生之言，不惜繁其文，枝其辭，以求勝；而時過境遷，向日斤斤之爭，要不過供後人片段之擷取而已。上下二千年，顛倒數萬卷，辨各家之同異得失，去其糟粕，拾其精華，於以結前哲千載之訟爭，而省後人無窮之智力；若商家之歲終結帳然，綜觀往歲之盈折，正所以爲來日之經營導其先路也。

專史云者，積累既多，系統既明，乃有人焉，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擇文化史之一部分，或以類別，或以時分，著爲專史。專史者，通史之支流而實爲通史之淵源也。二千年來，此業尙無作者；鄭樵有志於通史，而專史不足供其採擇；黃宗羲全祖望等有志於專史，而所成就皆甚微細。此則前修之所



未逮，而有待於後來者矣。

吾友劉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鴻烈集解，乃吾所謂總帳式之國故整理也。淮南王書，折衷周秦諸子，「棄其眇擊，斟其淑靜，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其自身亦可謂結古代思想之總帳者也。其書作于漢代，時尙修辭；今觀許慎高誘之注，知當漢世已有注釋之必要。歷年久遠，文義變遷，傳寫譌奪，此書遂更難讀。中世儒者排斥異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絕代奇書，沉埋不顯。迄乎近世，經師旁求故訓，博覽者始稍稍整治秦漢諸子；而淮南王書，治之者尤衆。其用力最勤而成功較大者，莫如高郵王氏父子、德清俞氏，間有創獲，已多臆說矣；王紹蘭、孫詒讓，頗精審，然所校皆不多。此外如莊達吉、洪頤煊、陶方琦諸人，亦皆瑕瑜互見。計二百年來，補苴校注之功，已令此書稍稍可讀矣。然諸家所記，多散見雜記中，學者罕得遍讀；其有單行之本，亦皆僅舉斷句，不載全文，殊不便於初學。以故，今日坊間所行，猶是百五十年前之莊達吉本，而王俞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數學人之享用；然則叔雅集解之作，豈非今日治國學者之先務哉？

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吾知之稍審，請略言之。唐宋類書徵引淮南王書最多，而向來校注諸家搜集多未備；陶方琦用力最勤矣，而遺漏尙多。叔雅初從事此書，遍取書鈔，治要，御覽及文選注諸書，凡引及淮南原文，或許高舊注者，一字一句，皆採輯無遺。輯成之後，則熟讀之，皆使成誦；然後取原書，一一

注其所自出；然後比較其文字之同異；其無異文者，則舍之；其文異者，或訂其得失，或存而不論；其可推知爲許慎注者，則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計御覽一書，已踰千條，文選注中，亦五六百條。其功力之堅苦如此，宜其成就獨多也。

方叔雅輯書時，苟有引及，皆爲輯出，不以其爲前人所已及而遺之。及其爲集解，則凡其所自得，有與前人合者，皆歸功於前人；其有足爲諸家佐證，或匡糾其過誤者，則先舉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證附焉。至其所自立說，則僅列其證據充足，無可復疑者。往往有新義，卒以佐證不備而終棄之；友朋或爭之，叔雅終不願也。如詮言訓『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俞樾据上文『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因謂『鼻』字爲衍文；然文子符言篇上文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而下文亦有『鼻』字。叔雅稿本中論此一條云：

此疑上文『口好味』上脫『鼻好香』二字。文子符言篇及此處耳目鼻口並舉，皆其證也。俞氏不據文子以證上文之脫失，反以『鼻』字爲後人據文子增入，謬矣。惟余亦未在他處尋得更的確之證據，故未敢駁之耳。

此可見叔雅之矜慎。叔雅於前人之說，樂爲之助證，而不欲輕斥其失，多此類也。然亦有前人謬誤顯然，而叔雅寧自匿其創見而爲之隱者，如本經訓『元元至暢而運照，』俞樾校云：

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陽而運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俶真篇》曰：「弊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諸子平議三十頁八）

叔雅稿本中論此條云：

宋明本皆作「玄元至陽而運照」。莊本避清聖祖諱，改玄爲元耳。俞氏未見古本，但馮莊本立說，可笑也。「玄，天也。」本是古訓。原道覽冥，說山諸篇，高注皆曰「玄，天也」。《釋名》：「天謂之玄。」《桓譚新論》（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玄者，天也。」

此條今亦未收入集解，豈以宋明藏本在今日得之甚易，以之責備前人，爲乘其不備耶？此則忠厚太過，非吾人所望於學者求誠之意者矣。

然即今印本集解論之，叔雅所自得，已卓然可觀。如《俶真訓》云：

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剗鬪，雜之以青黃，華藻鏘鏘，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

向來校者，僅及名物訓詁，未有校其文義之難通者。叔雅校云：

『然其斷在溝中』句疑有脫誤。莊子天地篇作『其斷在溝中』亦非。惟御覽七百六十一引莊子作『其一斷在溝中』不誤。今本『一』字誤置『比』字上，傳寫又改爲『壹』，義遂不可通矣。（卷二，頁十一）

此據御覽以校莊子，乃以之校淮南，甚精也。又如墜形訓云：

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

高注云：

膏，豕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指，牛羊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

莊達吉校云：

指應作脂，見周禮注，所謂『戴角者脂，無角者膏』是也。又王肅家語注引本書，正作脂。

莊校已甚精審，然『無前』『無後』之說終不易解。

叔雅校云：

莊校是也。御覽八百六十四，脂膏條下，八百九十九，牛條下引，指並作脂，是其確證。又無前無後，義不可通。『無』疑當作『兌』，始譌爲『无』，傳寫又爲『無』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正作兌前兌後，又引注云：『豕馬之屬前小，牛羊後小』是其證矣。前小即兌前，後小即兌後也。

(卷四，頁九。兌即今銳字。)

此條精確無倫，真所謂後來居上者矣。

類書之不可盡恃，近人蓋嘗言之。叔雅校此書，其採類書，斷制有法。若上文所引御覽八百九十九，引原文而并及久佚之古注，其可依據，自不待言。其他一文再見或三見而先後互異者，或各書同引一文而彼此互異者，或僅一見而與今本微異者，其爲差異，雖甚微細，亦必竝存之，以供後人之考校。其用意甚厚，而其間亦實有可供義解之助者。如說林訓云：

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

孫詒讓校此句，謂『歸當爲遺，聲之誤也；』其爲臆說，無可諱言。叔雅引御覽九百七引作：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逐日追風。及其爲馬，則不走矣。

此不必糾正孫說，而使人知此句之所以可疑，不在『歸』字之爲『遺』爲『追』，而在『犬』字之應否作『大』。蓋校書之要，首在古本之多；本子多則暗示易，而向之不爲人所留意者，今皆受撈榨而出矣。上文之『兌』，此文之『大』，皆其例也。

叔雅此書，讀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與其方法之嚴而慎。然有一事，猶有遺憾，則錢繹之方言箋疏未被採及，是也。淮南王書雖重修飾，然其中實多秦漢方言，可供考古者之採訪。如開卷第一葉『

甚淖而澒。』高注曰：『澒，亦淖也。夫饘粥多潘者謂澒。澒讀歌謳之歌。』莊達吉引說文：『澒，多汁也。』以證之，是也。今徽州方言謂多汁爲『淖』，『粥多潘則謂之』『淖粥』，『欲更狀之，則曰』『淖澒澒』，『澒今讀如呵。又如主術訓云』『聾者可使嚙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王紹蘭與孫詒讓皆引攷工記弓人：『筋欲敝之敝。』句，鄭司農注：『嚙之當熟。』孫又引賈疏：『筋之椎打嚙齧，欲得勞敝。』謂『嚙筋』爲漢時常語，即謂椎打之，使柔熟，以纏弓弩也。（本書卷九，頁十二。）今徽州績谿人嘗人多言而無識，曰：『嚙弓筋。』亦曰：『瞎嚙弓筋。』凡此之類，皆可今古互證。錢繹所輯，雖未及於今日之方言，然其引此書中語，與方言故訓竝列，往往多所發明，似亦未可廢也。質之叔雅，以爲如何？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六日，胡適。

淮南鴻烈集解 一 胡序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六月出版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

北京

上海

南京

天津

漢口

廣州

# 自序

淮南王書博極。今總統仁義。牢籠天墜。彈壓山川。誠眇義之開叢。嘉言之林府。太史公所謂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瀾之要者也。惟西漢迄今。歷二千禩。鈔槩襲改。流失遂多。鄒高目之溷濶。句讀由其相敵。後之覽者。每用病諸。雖清代諸師。如盧文弨。洪頤煊。王念孫。俞樾。孫詒讓。陶方琦之倫。各有記述。咸多匡正。而書傳繁博。條流踏散。悉分袞異。檢覈難周。用使脩學之士。迴遑岐塗。沿波討原。未知攸適。予少好校書。長而彌篤。講誦多暇。有懷綜緝。聊曰錐指。增演葺脩。采拓清代先儒注語。搆會甄實。取其要指。豫是有益。竝皆鈔內。其有穿鑿形聲。競逐新異。敵真越理。目是爲非。隨文糾正。用祛疑惑。若乃務出游辭。苟爲汛說。徒滋蕤濫。祗增煩冗。今之所夔。又曰忽諸。筦闔所及時。見敷意。倘有發明。亦埒其末。雖徃滯疑。未盡通解。而正譌茵佚。必有馮依。一循塗軌。未詳剗闕。名爲鑿解。合二十一卷。庶世之君子。或裨觀覽焉。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十五日。合肥劉文典。



漢中興元初六年六月十五日合國文典

漢末建武中五經諸書各官其為一節也為未有錄其書其書合二十二卷也

漢書用備其經其書也其書也今之經書又曰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

漢書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

心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

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

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

大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

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其書也

淮南

淮南

叙目

漢涿郡高誘撰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莊遠吉云漢書淮南王傳不云趙氏女而云其弟趙兼為趙王張敖美人

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莊遠吉云應

云獻美人趙氏女此女字疑譌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

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

呂后不官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

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

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巖道○莊遠吉云古巖殿字通死於雍上閔

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莊遠吉云本傳作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為衡

山王次為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辨達善屬文

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莊遠吉云本傳作使為離騷傳○孫詒讓云此自作賦與本傳不同文心雕龍神思篇

賦騷即本高敘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

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並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

○莊達吉云弁古下字人姓名○孫詒讓云林寶元和姓纂九下姓云濟陰宛句人魏下揖生統爲晉瑯琊內史生粹中書令○此下據晉書下壺傳當有粹生壺云云永樂大典本挽○子珍盱眙瞻然則此弁揖卽下揖○漢隸書弁字多作元後遂變爲下莊校是也○爲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曾祖晉書壺傳所載世系止詳統粹官爵而不及揖此可以補其闕

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卷一原道訓

卷二俶真訓

卷三天文訓

卷四墜形訓

卷五時則訓

卷六覽冥訓

卷七精神訓

卷八本經訓

卷九主術訓

卷十繆稱訓

卷十一齊俗訓

卷十二道應訓

卷十三 汜論訓

卷十四 詮言訓

卷十五 兵略訓

卷十六 說山訓

卷十七 說林訓

卷十八 人間訓

卷十九 脩務訓

卷二十 泰族訓

卷二十一 要略

歲甲辰。達吉讀道藏於南山之說。經臺覽淮南內篇之注。病其爲後人所刪改。質之錢別駕。別駕曰。道書中亦非全本。然較之流俗所行者。多十之五六。爰摺其篋筥。以示達吉。達吉因是校其同異。正其譌舛。樂得而刻之。並爲之敍曰。漢書淮南王傳。稱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而藝文志雜家者流。有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傳不及雜子星。而志不載神仙黃白之作。然後代往往傳萬畢術云云。大概多黃白變幻之事。卽所謂中篇遺蹟歟。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于本書要略。而高誘敍中。亦言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是內篇一名鴻烈也。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本向歆所述。是淮南內淮南外之稱。爲劉向之所定。然只題淮南。不必稱子志。論次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緣之而加子字矣。隨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許慎注。又有高誘注。亦二十一篇。唐書經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又有淮南鴻烈音

二卷。何誘撰。新唐書藝文志。鴻烈音。亦題高誘撰。而高許兩家注並列。同隨志。宋史藝文志。則云許注二十一卷。高注十三卷。似當時兩本原別。然劉煦無許注。而元脩宋志。乃以高書爲十三卷者。考晁公武讀書志。據崇文總目云。亡其三篇。李淑邯鄲圖志云。亡二篇。或因刪併訛脫。而爲此說歟。淮南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則敍目也。其例與揚子法言。王符潛夫等書正同。故高似孫直指爲淮南二十篇。說者又以似孫之言。互證晁李。斯更誣矣。高時無切音之學。鴻烈音。應如劉煦云。何誘不得改稱高誘。歐陽不精考古。以名字相涉而亂之。如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李昉太平御覽。引淮南。或並有翻語。卽其書也。高則已自言爲之注解。并舉音讀矣。寧得于本注之外。別有撰作哉。公武謂許注題記上。陳振孫謂今本皆云許注。而詳敍文。卽是高誘。遼吉以爲此乃後人誤合兩家爲一。故溷而不分也。如墜形訓。大汾誘注云。在晉。呂覽則云。未聞。同爲一人語釋。未必聞于此。而不聞于彼也。倣真訓。劓劓。注云。劓。巧工鉤刀。劓者。規度刺畫墨邊箋。所以刻鏤之具也。本經訓則云。劓。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劓。鋸刀。同爲一書語釋。未必前後惑亂如是也。此亦兩家不分之明驗矣。又文選注。引許注三光云。日月星。明月珠。云。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歐陽詢藝文類聚。引許注柳下惠云。展禽樹柳行。惠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奇屈之服云。屈短奇長。太平御覽。引許注畫隨灰。而月暈闕云。有軍事相圍守。土龍致雨云。以象雲龍。皆卽高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注策鑿云。馬策端有利鋒。所

以刺不前。太平御覽引許注方諸見月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皆與高異。文選注引許注莫鑿于流瀼。而鑿于澂水云。楚人謂水暴溢爲瀼。鷄棲井榦云。皆屋構飾也。太平御覽引許注騏麟鬪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云。騏麟大角獸。故與日月符。鯨魚海中魚之王也。一璞塞江云。璞塊也。皆高之所無。又文選注引綜之候風許注云。綜候風者。楚人謂之五兩。今高注則綜作倪云。世謂之五兩。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注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齒。今高注則裸國在東南。黑齒在東北。但有其人黑齒注語。而無其民不衣云云。更可見本之故多殊異。注之互有脫訛矣。故鈞射鷓鴣。太平御覽引作鈞射瀟湘。是足證其殊異。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字狹小。而不能容巨大。太平御覽引作牛蹄之涔。無經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字之材。皆其狹小而不能容巨大。是足證其脫訛。蓋唐宋以前。古本尙存。皆得展轉引據。今亡之。又爲庸夫散亂。難言考正耳。別駕校訂是書。既精且博。達吉亦抒一得之愚。爲之疏通旁證。舉以示歛程文學敦。陽湖孫編修星衍。皆以爲宜付削刀。時侍家君咸寧官舍。謹刊而布之。略考淮南作書之始末。及高許注書之端緒。刺于鈇目之後。蓋卽別駕所校道書中本也。若此書不亡于天下。而達吉亦附名以傳。斯爲厚幸云爾。乾隆戊申五十有三年三月。武進莊達吉撰。

# 淮南鴻烈集解

## 卷一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囊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姚範云。疑訓字高。誘自名其注解。非淮南篇名。所有即誘序中。所云深思先師之訓也。要略無訓字。

夫道者覆天載地。而大也。廓四方。析八極。廓張也。析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測度深也。

測。一曰。包裹天地。稟授無形。稟給也。授。予也。無形。萬物之未形也。原流泉淳。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

原。泉之所自出也。淳。湧也。沖。虛也。始出虛徐流。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滑。讀曰骨也。

朝夕。植立也。塞。滿也。彌。猶絡也。施用也。舒之悞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悞。覆也。孟春與孟秋為用之無窮。竭也。無所朝夕盛衰。舒之悞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悞。覆也。孟春與孟秋為

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故曰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大道能小。能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性也。橫四維而含陰陽。橫。讀。枕。車之枕。○桂馥云。一切經音義云。枕。聲。類作

章三光。絃。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絃。繩之類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喻天地。章。明也。三光。日月星。○莊達吉云。三光。日月星。季善文選注。作許慎注。說文解字。維。車蓋維也。鄭康成注。雜記

云。冠有笄者為絃。絃在纓處兩端上。甚淖而澹。甚纖而微。澹。亦淖也。夫饘粥多澹者謂澹。澹。讀歌謳之歌。屬下不結。絃非正義。故誘讀從之。

歌同。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出也。大飛

不動曰。太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

期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

撫安也。四方謂之天下也。俞樾云：撫，讀為撫，說文巾部，撫，覆也。古書或以撫為之。荀子宥坐篇：「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楊倞注曰：「撫，掩也。掩，即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頓於六合。」高誘注曰：「頓，覆也。」撫，同義。作撫者，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聲。相轉，故周禮賈人：「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

滯，或作廢。廢之言纏，故塵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也。雷聲雨降，竝應無窮也。已

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也。電入，言其疾也。○文典：鈞旋轂轉，周而復市。鈞，陶人作瓦器法，下

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之化，無為為之也。而自合于恬愉

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憎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萬事不同，能於神託於秋豪之末。言微也。而大宇宙

之總。宇宙，論天也。總，合也。俞樾云：「天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也。和，調也。

書治要：御覽七十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响諭覆育萬物羣生。响諭，溫恤也。育，長也。○洪頤煊云：禮

七引優並作覆。體曰廡，正義：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廡之。是天煦覆而地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豪毛潤澤，羽翼奮

也。奮，壯也。角，路生也。角，鹿角也。貉，獾也。獸胎不贖，鳥卵不敷。胎不成，獸曰贖。卵不成，鳥曰敷。言不者，明其成也。

子干：甲子胎天，卯轡。○汪文臺云：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言無童子不孤，婦人不孀。婦，無父曰孤。寡

雲笈七籤：一引贖作殯，贖作殯。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言無童子不孤，婦人不孀。婦，無父曰孤。寡

陶方琦云：詩桃夭正義引許注：楚人謂寡婦曰霜，即此注也。如傲真訓許注：楚人謂水暴溢曰鬻。文選江

賦注引覽冥訓許注：楚人謂袍曰覩，列子釋文引之。例高承舊說，故似同。惟脩務訓有題篇字為高注。本

以養孤孀高注：雒家謂寡婦曰孀，婦，高注時稱雒家與許稱楚人亦異。知二十一篇內稱楚虹蜺不出，賊星不行。七引許注云：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為己



有者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跛行喙息。蠓飛螻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不因德之待之後死。莫之能怨。不怨也。得

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聚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為百姓不以為己有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

稟授。匡困。予不足也。以旋縣而不可究。織微而不可勤。縣猶小也。勤猶盡也。○王念孫云。諸書無訓。縣公家之資。故不益貧也。

前史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縣誤為縣。漢縣竹令王君神道。縣字作縣。是其證也。荀子。疆國篇。令巨楚。縣。吾

雅。窮小而實則廣。大不可究也。此言旋縣下言織微其義一也。又主術篇。鞅鞅鐵鐵。目扼緊。古腕字。其於

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高注曰。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案縣亦當為縣。

鞅給鐵鐵。瞋目扼緊。其於以禦兵刃。則薄矣。高注曰。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案縣亦當為縣。

而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忽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恍。無形貌也。故曰不可

為象也。屈。竭也。恍。讀人空頭扣。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

之。悅。讀秋雞。無尾。屈之屈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動也。○俞樾云。遂。讀為遠。離騷

經。聞中既遠。遠兮。招魂篇。高堂邃宇。王逸注。竝曰。邃。深也。洞。亦深也。文選。西京賦。赴洞穴。薛綜注。曰。洞穴

深且通也。是洞有通義。亦有深義。遂兮。洞兮。皆言其深也。方輿上句幽兮。冥兮。意義相稱。高注曰。洞。達也。

非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猶屈伸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莊達古之得

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故夷或為遲。丙。白字。形相近。○陶方琦云。文選。七發。注。引許注云。馮遲。太白。河

伯也。古夷遲。通齊俗訓。馮夷。得道以潛。大川。許注。馮夷。河伯也。文選。廣絕。交論。注。引淮南。昔者。馮遲。太白。河

豆聲相近說文囿从丙聲徐鉉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為其馬也游行也微霧天之微氣也○

覽天部十四引此正作乘雷車下文曰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覽冥篇曰乘雷車服應龍今本服下誤

衍駕字辯見覽冥皆其證也雷與雲字相似又涉下句雲字而誤入雲蜺本注六雲蜺高注以雲蜺為其

馬也本作為古雲蜺為六馬也其字古作元形與六相似故六誤為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

氏音破六為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今本六字

皆誤作其此言以雷為車以雲蜺為六馬故曰乘雷車而六交龍司馬相如上林賦曰乘鑣象六玉蚪並與此

部引尸子曰文軒六駃題韓子十過篇曰駕象車而六交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

白之御乘雷車今本雷字亦誤作雲六雲蜺此尤其明證矣今本作入雲蜺太平御覽引作駕雲蜺皆後

人不曉六字之義而妄改之耳若當作入雲蜺則與注中雲蜺為六馬之驚恍惚歷遠彌高以極往恍惚無

義了不相涉若作駕雲蜺則注但當云以雲蜺為馬無煩言六馬也

忽之象也往行也○王念孫云恍惚當為忽恍注內恍忽同文選七發注引作忽荒荒與恍惚通老子曰是謂

立無景與響往為韻荀子臣道篇形下如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行霜雪中無有迹為日所照無

景與響象為韻若作恍惚則失其韻矣

景與響象為韻

若作恍惚則失其韻矣

下如經霜雪而無迹

照日光而無景

行霜雪中無有迹

為日所照無

景與響象為韻

若作恍惚則失其韻矣

下如經霜雪而無迹

照日光而無景

行霜雪中無有迹

為日所照無

景與響象為韻

若作恍惚則失其韻矣

下如經霜雪而無迹

照日光而無景

行霜雪中無有迹

為日所照無

景與響象為韻

若作恍惚則失其韻矣

下如經霜雪而無迹

照日光而無景

云景古影字孫志祖云顏氏家訓書證篇景字至晉世葛洪字苑始加多而惠氏棟九經古義乃云高

誘淮南子注曰景古影字誘漢末人當時已有作景傍者非始於葛洪字苑案高誘淮南注並無此語

俗刻原道篇注有之乃明人妄加唯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注有景古以為影字語虛辯固在葛洪後也段

戀堂則云惠定宇說漢張平子碑即有影字不始於葛洪然則古義之說蓋誤據俗本淮南子當改引張

平子碑

方合碑

文選七發李善注引淮南許注軫轉也玉篇輓反也抱讀詩克岐克嶷之嶷也○洪頤煊云揜與左

當作揜扶搖抱羊角而上讀高注因淮南書多以揜抱連文高氏此注又曰揜抱引戾也故移揜字於下使

揜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故移揜字於下使

揜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故移揜字於下使

揜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故移揜字於下使

揜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故移揜字於下使

揜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故移揜字於下使

也。騰上也。昆侖山名也。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猶斥也。淪入也。閭闔始升天。其能如此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馮夷。大丙之御。其耐如此。○文典謹按。耐古能字。其耐如此。猶言其能如此也。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劉績本。鍛作鍛。注內未之感也。作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擢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芮二反。鍛之。言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擢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芮二反。鍛之。言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擢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芮二反。鍛之。言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擢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芮二反。鍛之。言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擢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芮二反。鍛之。言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擢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芮二反。鍛之。言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擢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芮二反。鍛之。言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擢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芮二反。鍛之。言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擢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芮二反。鍛之。言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擢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芮二反。鍛之。言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擢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芮二反。鍛之。言

陵霄與造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也宅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星也詩云月

麗于畢俾滂沱矣風伯電以為鞭策電激氣也故以為鞭策○文典雷以為車輪雷轉氣也故上游於霄

霏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霏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貌霄讀紺綃霏讀翟氏之翟○王念孫云霄霏

義本相近高以正文言上遊遂以霄霏為高峻貌非其本指也無垠下有鄂字今本正文及注皆脫去漢

書揚雄傳紛被麗其亡鄂顏師古曰鄂垠也垠鄂與霄霏相對為文選西京賦前後無垠鄂李善注

淮南子曰出於無垠之門高誘曰無垠鄂無形之貌也七命注同是許本有鄂字○陶方琦云高注作無垠與許引

原文亦異御覽引高注曰無垠鄂無形之貌也今高本作無垠亦係譌致說文土部垠地垠也鏗即說文刀

七引說文作垠鄂李善引淮南正文作鄂而引注作鏗垠之辭許說本此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劉覽回

部之鄂字然應作鄂甘泉賦注鄂垠垠也莊子天下篇無端崖之辭許說本此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

讀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也○莊遠吉云詩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隅猶方也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

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敘以成萬物無是故疾而不

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王念孫云動當為勤字之誤也齊語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管子小匡

篇四胆不勤即其證四支不勤聰明不損而相遠矣且搖勞為韻勤損為韻若作動則失其韻矣聰明不

損減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俞樾云既言

未安當作執道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文子道原篇作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彼言要此言柄彼言觀

此言游文異而義同後人據文子以讀此文遂有改柄為要者傳寫兩存其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地下

亦當有也字蓋此是答問之辭若無也字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因其自然而推之推求也萬物

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當據文子補

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趣亦歸也。○王念孫云：秉其要歸之趣，當作秉其要趣而歸之。秉執也。聖

文且歸與推為韻。今作秉其要歸之趣，則句法參差。而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正作秉其要而歸之。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

也。智故，巧飾也。鏡水不施巧飾之形，人之形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莊逸吉云：古呼彷彿，默然

自得。得，音黠。呼，彷彿之聲。狀也。○王念孫云：廣韻去聲五十九鑑，黠字注云：呼，彷彿。黠然自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俞樾云：害乃容字之誤。禮記樂記作性之欲也。欲亦容字之誤。史記樂書

性為韻。動容為韻。作欲作害，則皆失其韻矣。且上言動，下言容，亦動故曰性之容也。作欲作害，則皆失

段字亦或作溶。韓子揚摧篇曰：動之溶之是也。感而後動，即是性之動故曰性之容也。作欲作害，則皆失

其義矣。史記作頌者，頌與容古通用。字若是欲字，害字則史記無緣誤。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知與

物接而好憎生焉。情欲也。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形見也。誘，感也。不能反己，本所

猶衰也。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說曰：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天道

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時自騁道。小大修短，各有其具。猶萬物之至

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不失其數，各應其度。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言民戴印而愛之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

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王念孫云：莫敢，本作莫能。此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也。唯不與萬

曰：攻大嚙，堅莫能與之爭。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莫能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

羅，雖有鉤箴芒距，守之距也。讀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媼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媼，古善

○文典謹按文選七發注引箴作絨娟嬖作娟嬖又引高注云娟射者扞鳥號之弓。變基衛之箭。扞張也。

蝦白公時人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引娟嬖之數作便嬖之妙。射者扞鳥號之弓。變基衛之箭。扞張也。

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爲弓。因曰鳥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

相如子虛賦注應劭說鳥號與誘前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爲鳥號之弓也。○莊逸吉云司馬

其上下垂集將飛枝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以爲弓。因名曰鳥號耳。又御覽三百四十七引古史考云鳥號柘樹

見三倉以上竹譜字通作衛。衛籀籀與籀同。戴凱之竹譜曰衛細竹也。出蜀志薄肌而勁。中三續射博箭衛音衛

之藜竹譜曰藜竹中博箭是藜與藜一物也。以衛爲博箭謂之藜以衛爲射箭則亦謂之藜耳。藜者箭莖

之名說文曰藜豆莖也。豆莖謂之藜。藜莖謂之藜。藜聲義並同矣。乃高注原道篇云藜美箭所出地名也。衛

利也。注兵略篇云淇衛衛籀籀所出也。竹譜引淮南而釋之云淇園衛地。毛詩所謂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有數曰雲竹箭之所生也。然淇而後言衛則不詞矣。晉有澤曰董蒲之所出也。然不得曰董晉之蒲楚

衛籀籀高注淇衛衛籀籀之所出也。淇頤煊云淇當作淇。淇兵略訓淇重之羿逢蒙子之巧。○文典謹按御覽九

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射。而百發百中。故曰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

之籠。因江海以爲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皆當爲罟。罟聲相近。又涉上文網罟而誤也。凡魚及鳥

獸之網皆謂之罟。而罟則爲魚網之專稱。爾雅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置。藥罟謂之罟。罟謂之罟。罟

謂之罟。衛風碩人篤施罟。漁濺。毛傳曰罟魚罟。此皆高注所本。若專訓罟爲魚網則失其義矣。罟字必須

訓釋。故引詩爲證。若罟字則不須訓釋。上文網罟二字。非其指矣。呂氏春秋上農篇罟不敢入於淵。高彼注云罟

魚二字。則承上罟字言之。若變罟言罟。則又非其指矣。呂氏春秋上農篇罟不敢入於淵。高彼注云罟

魚罟也。詩云施罟。漁濺。正與此注同。足今本之誤。初學記武部漁類。太平御覽資產部罟類。引此並作

因江海以爲罟。○文典謹按舊作因江海以爲罟。與上句張天下以爲之籠。不一律。今據御覽七百六十

魚罟也。詩云施罟。漁濺。正與此注同。足今本之誤。初學記武部漁類。太平御覽資產部罟類。引此並作

因江海以爲罟。○文典謹按舊作因江海以爲罟。與上句張天下以爲之籠。不一律。今據御覽七百六十

四八百三十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也○王念孫云初學記引此作矢不若繳繳不若網

繳不若網又言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網又何亡魚失鳥之有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

捕鼠蟾螭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蟹也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也逾滋

益甚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五十一引任昔者夏絲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世孫禹之父

小數作任小技又九百四十二引注匡作筐昔者夏絲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世孫禹之父

也八尺曰仞御覽作城郭以其役勞故諸侯背之四海之外皆有狡猾之心也○王念孫云三仞藝文類聚

居處部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並引作九仞是也初學記居處部引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

曰仞乃許注今在高注中乃許注屬入之故也覽冥訓高注云百仞七百尺也又說林訓高注云七尺曰

注淮南說必同後人多以許注屬入高注中非有明白左證安能別而出之○文典謹按御覽八十二引

倍作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四夷海外也職貢也

按御覽八十二引焚作禁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于胷中則純

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精巧詐也藏之于胷臆之內故純白之道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也懷來是故革

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于此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驢馬○文典謹按意林引是

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之臣也而善御雖此二人不能化之欲寅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况狗馬之類乎○王念孫云欲寅之心寅當爲寔字之誤也寔與肉同千祿字書云寔肉上俗下正廣韻諸本及莊本皆作欲害之心害亦寔之誤害字草書作寔與寔相似文子道原篇亦誤作害劉續注云古肉字則劉本作寔可知而今本亦作害蓋世人多見害少見寔故傳寫皆誤也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

斷竹續竹飛土逐突今本突誤作害論衡感虛篇廚門木象生肉足今本風俗通義肉作害害亦突之誤

又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穴亦突之誤自肉謂獸相食也相食之魚自肉之

獸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此作食肉之獸食字涉上句相食而誤而肉字則不誤文子上禮篇

正作自肉之狩與獸同○俞樾云伊尹不聞以善御名何得與造父並稱伊尹疑當作尹儒呂氏春秋

博志篇尹儒學御三年夢受秋駕於其師即其人也傳寫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

脫儒字後人臆補伊字於尹字之上耳道應篇作尹需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

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今陶方琦云文選西征賦注引峭法刻誅作峭法刻刑又引許注云峭峻也策

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千累數也○王念孫云術當為御字之誤也繆稱篇曰急轡數策者非離朱之明察

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者黃帝臣明目人也○文典謹按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晉平

公樂師子野也八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

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均平也○王念孫云脩當為循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循誤為脩說見管子廟堂既

此並者皆謂各因其舊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此正作循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亦作循又主術篇橋植

此四者皆謂各因其舊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此正作循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亦作循又主術篇橋植

直立而猶橋衡之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脩亦當為循言人主靜漠而不躁則百官皆得

所遵循猶橋衡之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脩亦當為循言人主靜漠而不躁則百官皆得

東都賦東京賦注引此並作守道順理順亦循也又詮言篇法脩自然已無所與脩亦當為循謂循其自

然而已不與也文子符言篇作治隨自然循亦循也又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賢今本賢誤作賢辯

見詮言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脩亦當為循皆字之誤也文子作治不順理而事不須時順

亦循也又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脩亦當為循皆字之誤也文子作治不順理而事不須時順

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脩亦當為循循謂順其序也假真篇曰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貫萬物

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脩亦當為循循謂順其序也假真篇曰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貫萬物

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是也又泰族篇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留

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脩



亦當為循。循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禹，鯀之子，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因以水性自下，決使東流，以

為後世師法也。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農植嘉穀，神而化之，故號曰神農也。播布也。布種百穀，因苗之生而長育之，以為後世之常教也。夫萍樹根於水，萍，大蘋也。○王念孫

此已誤。高注：萍，大蘋也。本注：萍，大萍也。萍字，或作萍，爾雅：萍，音平。萍，音瓶。其大者，蘋，音類。召南：采蘋，傳曰：蘋，大萍也。說文：蘋，作薺，亦云大萍也。此皆以小者為萍，大者為蘋，即高注所本也。呂氏春秋：本味篇：菜之

美者，昆侖之蘋。高注曰：蘋，大萍。舊本：大萍，誤作大蘋。今改正。足與此小大之相反也。木樹根於土，鳥排虛後人既改正文，蘋字為萍，又互改高注：蘋，萍二字，以就之，而不知此小大之相反也。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蹠，足也。實地也。蹠，讀措，據也。○陶方琦云：文選：舞賦注：高唐賦注：引許注：蹠，踏也。按

同訓：然此踏字，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蛟，水蛟，其皮有珠，世人以為刀劍之口，是兩木相摩而乃蹈字之譌。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蛟，水蛟，其皮有珠，世人以為刀劍之口，是兩木相摩而

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竅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故曰：自然之勢也。竅，空也。舟船之屬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是也。青，長也。風，或作分，合。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也。竅，讀科，條之科也。是故春風

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鷹鵬搏鷲，昆蟲蟄藏。什伍草木注根，魚鼈溲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莊達吉云：說

陳草復生也。一曰：榛也。皆轉相訓。注：榛，音側，鳩切。古叢聚同聲。聚木，即叢木也。○王引之云：榛巢連文，則榛即是巢。猶窟穴連文，則窟即是穴。榛當讀為櫓，廣雅：櫓，集也。禮運曰：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字亦作

會。大戴禮：曾子疾病，篤鷹鷄，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鼃鼃，以淵為淺，而蹶穴其中。羣書治要：引曾子蹶穴作窟穴，以窟穴對曾巢，正與此同。禮運之櫓，集亦與營窟對文也。凡秦聲曾聲之字，古或相通。若漆

洧之漆，說文作潛，是也。高以榛為榛，薄之榛，主術篇：入榛薄，高注：聚木為榛，淺草為薄，則分榛與巢為二物。比之下句，為不類矣。說林篇曰：榛巢者，處茂林安也。窟穴者，託堙防便也。以窟穴對榛巢，亦與此同。彼

言榛巢者，處茂林則榛巢非茂林也。此言木處榛巢則榛巢亦非木也。若以榛為榛，薄之榛，則又合榛與木為一物矣。○文典謹按：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左思招隱詩注：答張士然詩注：引高注：並作叢木曰榛。與

淮南鴻烈集解 一卷一 原道訓 十一

禽獸有芄芄學也○王念孫云劉績本芄作芄案劉本是也廣韻芄獸學也正與高注合脩務篇曰虎豹

接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引芄作机又引許注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匈奴獠

也于越生葛紵于吳也紵細葛也○道藏本于作干王念孫云作干者是也春秋言於越者即是越而以

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近時

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為于又改楊注吳越為於越非是辯見荀子漢書貨殖傳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

入矣于亦干之誤干越皆國名故言戎翟之與干越猶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顏師古以各生所急以備

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竝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事治九疑之南

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也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文典謹按藝文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

也文身刻畫其體內默其中為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也○王引之云諸書無訓

被為翦者被髮當作鬢髮注當作鬢髮也漢書嚴助傳越方外之地鬢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

人鬢髮見齊俗篇又曰越王句踐鬢髮文身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字又作鬢逸周書王會篇曰越鬢髮

之南正是越地故亦曰鬢髮文身也主術篇是猶以斧鬢毛高彼注曰鬢翦也鬢讀驚攢之攢故此注亦

曰鬢翦也後人見王制有被髮文身之語遂改鬢為被并注中鬢字而改之不知鬢與翦同義故云鬢翦

也若是被字不得訓為翦矣趙世家之翦髮趙策作祝髮錢曾劉本並同俗本亦改為被髮且越人以鬢

以像龍子故不見傷害即此所云鬢髮文身以短絀不絀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

像鱗蟲也高注訓鬢為翦亦與漢書斷髮同義短絀不絀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

因水之雁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王念孫云俗本作各言狄人各尚氣力也各誤為谷

各谷草書亦相似後人因加人旁耳不知不穀食與下文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

是狄人之俗非獨尙氣力一事也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引此正作各尙氣力

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

之也。不穀食肉酪而已北狄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夫徒樹

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易也猶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鵠不過濟見于周禮故春秋傳曰鵠

以為魯昭公亡異也。○王念孫云。枳本作橙此後人依考工記改之也不知彼言橘踰淮而北為枳此言

樹之江北則為橙義各不同。注言見周禮者約舉之詞非必句句皆同也。埤雅引橘踰淮而北為枳則所見

本已誤。文選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在南稱甘度北則橙。李善注引淮南曰江南橘樹之江北化而為橙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果部橘下並引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為枳又引淮南曰夫橘樹之江北化而為橙

御覽橙下引淮南同然則考工作枳而淮南作橙明矣。晉王繡渡汝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

子升甘橘贊曰異分南城北則枳橙此兼用考工與淮南也。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本授人清究於物者終於無為。無為者不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

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嗟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

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歧蹶而戴角馬被鬣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

者也。循隨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言蟬蛸不可與語大

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俞越云大字泛而無指義不可通疑本作夫井魚不可與語大

拘於俗束於教也。曰大海曰寒雪曰至道皆二字為文與莊子秋水篇不同。彼云井盡不可以語於海者

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曰海曰冰曰道皆一字為

文。古人屬辭必相稱如此。高注於次句曰言蟬蛸不知寒雪也。則其所據本正有雪字。若正文但言寒不

言雪則高注何以橫加雪字乎。即謂增字以足句。何不據莊子加冰字而必加雪字乎。此句既有雪字則

上句亦有海字可知。不然次句曰語寒雪三句曰語至道而首句獨曰語大文不相稱且寒以雪言至故

以道言大以何物言乎。文又不備矣。梁張綰文曰井魚之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巨海即大海也。故

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清淨。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

慮而得。不為而成。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精通于靈府。○陶方琦云：莊子釋文引許注：人心以上，氣

心也。心有靈氣，能主持也。與造化者為人，為偶也。○王引之云：高未解人字之義，故訓為為人者，偶也。言與造化者

為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

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上文云：與造化者俱。本經篇

云：與造化者相雌雄。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者為人。曰俱，曰為友，曰為人，曰相雌雄，皆是相偶

之意。故本經篇與造化者相雌雄。文子下德篇作與造化者為人。此尤其明證矣。莊子大宗師篇：彼方且

與造物者為人，應帝王篇：予將與造物者為人。天運篇：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害

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為情欲之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

傾。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犧神農之間者也。非堯時共工也。○陶方琦云：文選辨命論注引許注：昔共工古諸侯

之彊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按二家注文異。史記三皇本紀：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彊，霸而不

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絕。列子：潛夫論引皆有怒字。高本無

怒字。應補離騷：路不周以左轉。王注：不周山名。在昆侖西北。郝氏：懿行山海經箋疏云：王逸高誘注云：不

周山在昆侖西北。然非也。依此經，乃在昆侖東南。攷西次三經：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然非指

子湯問篇：張注：不周山在西北之極。與許說合。與高辛爭為帝。高辛帝嚳有天下之曾孫，遂潛于淵。宗族殘

滅，繼嗣絕祀。工謂共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為王，逃於山穴

在春秋後，故不書于經也。○陶方琦云：此事見莊子呂覽，然作王子摻，越世家：不壽生王翁翁生王翳，是

也。莊子呂覽：然作丹穴，許作巫山之穴，與高本異也。巫山在南郡巫縣，椒真訓：巫山之上，高注：巫山在南

郡。○文典：謹按書鈔百五十八，引翳作豎，山上有巫字。又引許注云：豎，越王之太子。當

立讓逃巫山之穴中，薰以火烟，薰之也。途不得已，立為王孫馮翼，韓許注未收此條。由此觀之，得在時

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故曰：在道孔子是也。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

舜耕於歷山。其年而田者爭處墦塿。以封壤肥饒相讓。歷山在涉陰城陽也。一曰涉南歷城山也。墦塿讀

封壤本作封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封畔皆謂田界也。周官保章氏注：呂氏春秋：孟春樂成，二篇注並云：封界也。說文：畔，田界也。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入皆讓畔。本出韓子：難一。大雅：緜傳亦云：耕者讓

畔。封畔與肥饒相對為文。下文以曲隈深潭相予。曲隈深潭亦相對為文。覽冥篇云：田者不侵畔。漁者不

爭隈。此云田者以封畔肥饒相讓。漁者以曲隈深潭相予。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六：爾雅釋草疏引

此並作封畔。○文典謹按：御覽八十：釣於河濱，其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漁讀若語。湍瀨

一引昔下有者字。又宋本注：城作成。○陶方琦云：文選南都賦注：七命注：長笛賦

之處也。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潭讀葛覃之覃。○淮南同御覽八十一引注云：湍疾瀨湍。湍

注引許注：湍水行疾也。按說文：水部湍疾瀨也。湍訓為疾。與注淮南同御覽八十一引注云：湍疾瀨。湍

訓為疾。當是許注約文。○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指麾不妄有所規擬也。手不

文典謹按：御覽引潭作澗。○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指麾不妄有所規擬也。手不

若神。○神若有神化之也。若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一曰：人心之志也。是故不道之道，莽

乎大哉。曰：不道之道，故夫能理三苗。朝羽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叨咎之等。理治也。徒裸國，納肅慎。未

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也。傳曰：肅慎燕毫，吾北土也。惟神化為能然也。法度刑罰，何足

以致之也。言不足以致之也。明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

不為也。能無為故物。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順

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根本百

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天

明天意也。○莊達吉云：解故，即詁字說。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心虛而應當。當，合



事強者柔。安靜藏於不敢。俞樾云：文子道原篇作藏於不取，當從之。即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

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感動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賤者必以貴為號。而高者必

以下為基。基始也。夫築京，先從下起也。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

多。而能也。能以寡統衆。○莊達吉云：古能字為耐，耐與而通。故訓而為能，易眇能視，跋能履，虞仲翔本皆作而。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

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

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夫強者能勝，不如己者同等也。至于如己者，則等不能勝也。言強之為小也。道家

所不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夫能弱柔勝己者，其力不能嘗也。言柔之為大也。道家所貴。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

堅於舌而先之敵。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喻也。木強則折，不能徐誦也。革堅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敵，裂鼓是也。敵盡齒堅于舌而先舌盡。○李賈芸云：滅折裂舌敵韻也。敵讀如驚。是故柔

弱者生之榦也。榦質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徒衆也。先鳴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後者以謀，故曰達也。

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所之也。湊所合也。日以月悔也。積日至月，則悔前之非。以至於

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伯玉，衛大夫蘧瑗也。今年所行是也，則還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于死，故有四十九年非。所謂月悔，朔日悔，昨日悔，昨日悔也。

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躓之；先者隕陷，則後者以

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躓，履也。音展，非展也。楚人讀躓為隕，隕者車承，或言跋躓之躓也。○王念孫云：展，履也。音展，非展也。曹憲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篇：躓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躓，蹈也。淮南說山篇：足躓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躓者淺矣，脩務篇：猶釋船而欲躓水也。高注並云：躓，履也。躓音女展反，而訓

也。躓字或作躓，廣雅：躓，履也。曹憲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篇：躓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躓，蹈也。淮南說山篇：足躓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躓者淺矣，脩務篇：猶釋船而欲躓水也。高注並云：躓，履也。躓音女展反，而訓

爲履故此注云屢屨也音展非屨也且屨爲韻謀之爲韻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屨則失其韻矣兵略篇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與刃扶傷案屬腸二字義不可通屬亦當爲屨謂涉血履腸也呂氏春秋期賢篇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與外履腸涉血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是其證也鑿字本作屨其上牛與屬相似因誤爲屬矣

說文解字壘射桌讀若準猶錐之與刃刃犯難而錐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

也刃在前故犯難錐在後故以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

也知錐即壘蓋刃銳而壘頓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

故也故注云故曰有所屏蔽也○王念孫云如高注則正文避字下當有所屏蔽四字而今本脫之也此

承上文而言言先者有難而後者無患此庸人之所共見也而賢知者猶不能避則爲爭先之見所屏蔽

故曰云云皆指正文而言以是明之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流

也孫云竭之言過也爾雅曰遇止也底滯凝竭皆止也爾雅底止也原道篇注滯止也楚辭九歎注凝止

皆作凝竭劉續不知其義而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

改竭爲結莊本從之謬矣

後亦制先人道當勝事爲變不必待于先

反側之間不容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

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

有所挂者去不暇顧視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

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詳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攻大礪堅喻難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

極深不可測也。測盡。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也。訾量。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

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王引之云：無好憎，本作無私好。此後人以意改之也。

言言水之利物，非有所私好而然也。下句澤及蚊蟻，而不求報，亦是此意。加一憎字，則非其指矣。且好與

報為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無好憎，則失其韻矣。劉本作無所私，亦非。○文典謹按：御覽五十八引包作

苞，無好憎，作無所澤及蚊蟻。蚊蟻，微小之蟲也。而不求報，施而不富贍天下，而不既。贍足也。德施百姓而不費

私與劉績本合。德澤加于百姓，不以為己財費也。行而不可得窮極也。止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

不然。水之性也。淖溺流通，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通逸也。錯繆，相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是其利也。舟

也。濟也。動溶無形之域。○文典謹按：溶為溶，與真篇動溶于至而翱翔忽區之上。忽悅之區，上也。言其飛

通也。莊遠吉云：本無兩字，依太平御覽加。○王引之云：忽區二字，文不成義。區當作芒。隸書芒字作汭，與區相

似而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引原道篇已誤作區。忽芒，即忽荒也。莊子至樂篇芒字作汭，與區相

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釋文：芒音荒。又呼晃反。芴音忽。是芒與荒同。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史記曆書

荒作芒。三代世表：帝芒索隱：芒一作荒。上文游微霧驚忽悅，高注曰：忽悅無形之象。文選七發注引作驚

忽荒。忽芒乃無形之貌。故曰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芒之上也。人閒篇曰：翱翔乎忽荒之上。○遼回川谷

析惕乎虹蜺之間，是其明證矣。賈誼鵬賦：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亦謂翱翔於忽荒之上也。○遼回川谷

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遼回，猶委曲也。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前後皆與之。○俞越云：授上

又曰：布施稟授而不益貧。下文曰：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並以稟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一也。靡濫振蕩

授連文是其證也。文子道原篇作稟授萬物，而無所先後。當據補。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一也。靡濫振蕩

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紜。紜，轉也。與萬物始終。○王念孫云：始終當為終始。

終始。公洞為韻。高注：洞讀同異之同。鴻洞疊韻字。右始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最。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

為韻。右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若作始終，則失其韻矣。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



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也水吾是

以知無為之有益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為物大祖也無音其

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光無形道所貴也觀之故子為光也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

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海賦注引像作形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出生出生道

入死入死道謂匿情欲也蹠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約

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而以衰賤也莊達吉云殷然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

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得為人用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太平御覽作毅然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

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復文選與侍郎曹長思書注引

下獨字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野亦如之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五十八引葉作棄覽累而

無根無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為道關門八引關作開又引注作開道之門穆恣隱閔純德獨存穆恣隱閔皆無

也雜糅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

生焉無形道也無聲而五音鳴焉音生于無聲也無味而五味形焉形或作和也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

實出於虛有形生于無形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圈陳也名爵號之名也實幣音之數不過五徵羽也

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變更相生也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化亦色之數不過五

青赤白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春秋魯隱公觀漁于棠是也○莊達吉云易觀盥黑黃也而不觀薦非常視也故夫子曰禘自既灌不欲觀說文解字觀諦視也

古字古義自有一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聲之主也形正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中央味也

定誘解得之矣是亭有定義故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蒼頡曰亭定也亦通作停釋名釋言語曰停

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在以染之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也理道施四海一之解際天

地解達也際機也解讀解故之解也其全也純兮若樸樸若玉璞也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

深淵冲虛也盈滿也澹定不動之貌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衆百事之根皆出一門

道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至道之人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

智與民同出于公正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諭貪榮勢也故去之損其思慮常恬澹也

○王念孫云損當為損字之誤也捐與去除同意作損則非其指矣文字道原篇正作捐其思慮又精神篇忘其五藏損其形骸損亦當為捐捐與忘意相近即莊子所謂外其形骸也作損則義不可通矣又下文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案社稷約其所守則察不煩寡其所求則得易供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

而不可言棄不可言損當亦是捐字之誤

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

當夫喜怒哀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為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憂悲為失論語曰其德坦蕩是也○

過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字相反此云憂悲則非其義矣憂悲當作憂樂下文云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即承此文而言精神篇曰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與此文異義同悲即憂也當由別本從彼作悲樂而傳

寫誤合之轉脫樂字耳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中屬外閉反有所好憎故曰過性人大怒破

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陰為堅冰積陰相薄故曰墜陽也薄氣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

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七百二十引通作性嗜欲不載，虛之至也。

不載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百二十引好作愛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粹純○王引之云：諸書無訓，散

誤辯見說文攷正，散皆當為穀。隸書穀或作散，見漢穀阮君神祠碑。與散相似，散或作穀。見李翁折里橋

郭作散太玄，玄瑩晝夜穀者，其禍福雜。今本穀誤作散，皆其證也。說文穀相雜錯也。廣雅穀雜也。亂也。並

與高注同義，則散為穀之誤明矣。穀訓為雜義，與粹正相反。故曰：不與物穀粹之至也。文子道原篇作不

與物雜，雜亦穀也。莊子刻意篇作不與物交，交與穀聲義亦相近。精神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

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外情欲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不養也○王念孫云：收當為牧

上之則非其指矣。且牧與得為韻。牧古讀若墨，說見唐韻。正若作收，則失其韻矣。俗書收字作收，形與牧相

似，故牧誤為收。文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悖謬

堅強而不韜，折讀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過，處大而不窳。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魂不躁，其神不媿。躁狡媿

言精神定矣湫漻寂寞，為天下鼻。湫漻清靜也，寂寞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

感則能動。○王念孫云：此當作感，則能應迫。則能動，感與應相因。迫與動相因。精神篇曰：感而應迫而動。

皆其證。今本感物穆無窮，穆美。○莊遠吉云：物穆疑當作洵穆。○王念孫云：史記賈生傳：形氣轉續兮，變

迫二字互誤。物穆無窮，化而遭洵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漢書作洵穆無開顏師古曰：洵穆深微貌。洵音

勿說苑指武篇亦云：助穆無窮，變無形像。變無形像，言能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登高臨下，無失

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玄伏，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

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

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務光是所謂樂者。豈必

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俞樾云京臺即強臺也。戰國策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是也。強臺見道應篇。而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沙丘紂臺名也。在鉅鹿也。注引作京臺。此京臺即強臺之明證。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沙丘紂臺名也。在鉅鹿也。注引作京臺。此京臺即強臺之明證。

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也。六瑩頌瓊樂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二十二引瑩作華。口味煎煞芬芳。馳騁夷道。夷平釣射鸛鵲之謂樂乎。

鸛鵲鳥名也。長頸綠身。其形似雁。一曰鳳皇之別名也。○莊遠吉云太平御覽引作釣射瀟湘。當是異本。馬融注左傳鸛鵲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說文解字云五方神鳥。西方曰鸛鵲。中央曰鳳皇。故一曰鳳皇別名也。○文典謹按文選西京賦。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

注引高注。作鸛鵲。長脰綠色。其形似雁。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

悲。廉猶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也。入學見先王之道而說

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王念孫云得道本作道勝。淺學人改之也。道勝與心戰相對為文。高注曰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則正文本作道勝。明矣。精神篇曰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

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而肥。聖人

故肥。是其事也。本出韓子喻老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此。正作道勝而肥。聖人

以欲滑和。不以身為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文典謹按御覽是故其為慳不忻忻。忻忻為

悲不懨懨。懨懨為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文典謹按文選從斤竹澗越

是故有以自得之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是以適情。喬木上疎少陰之木

此中夫自得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王念孫云：至極樂本作至樂。極至樂二字連讀。謂極樂也。極至也。言人能無不樂。則極樂自至也。高注曰：至樂至

德之樂。是正文本。以至樂連文。今本作至極樂。夫建鍾鼓列管弦。管籥也。弦。席旃茵。傳旄象。傳注也。旄旌也。與注不合。文子九守篇。正作即至樂極矣。

為師也。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也。故齊靡曼之色。曼美色也。齊列也。靡

陳酒行觴。夜以繼日。樂不輟也。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悚然若有所誘慕。誘進也。慕

然猶惕然。○俞越云：高注曰：怵然猶惕然。此說非也。下文解車休馬。罷酒徹樂之後。方云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則此時不得遽云惕然也。若已惕然。又何樂之有乎。怵當讀為說。說文言部。說誘也。下言

有所誘慕。故上言誠然義。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是何則。不以內樂

正相應。作怵者。段字耳。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文典謹按：文選贈王太常詩注引樂作奏樂。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營

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

肌膚。不泆于骨髓。浸潤也。澹通也。不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

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

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文典謹按：內不開於中。意林引作內心不開。不入於耳。而

不著於心。○俞樾云：不入於耳。句衍不字。言雖入耳。而不著於心也。不字涉上下句而誤衍。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

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

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七十六引血氣作氣血。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是猶無耳而欲調鐘

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器物用也為治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

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也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焉不肯就故曰志遺于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

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在於彼而在於我彼謂堯也我謂許由也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王

念孫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我字涉上句而衍彼我人身相對為文身上不當有我字劉本移我字徹於下文身得之上而讀我身得為一句亦非文字九守篇正作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

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外不在心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立同也玄天無非無

是化育立燿生而如死玄天也燿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王念孫云此四句皆以四字為句則萬物玄同下不當有也字文字九守篇無也字夫天下者亦吾有

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言相比也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

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其天性也一曰不自失其身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

常相有己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

裔潯厓也裔邊也潯讀葛覃之覃也○陶方琦云文選江賦注應詔樂遊苑詩注引許注云潯水涯也涯即厓說文有厓無涯爾雅釋水潯水厓字或作涯也故宣貴妃誅注引許注亦作潯涯也說文水部潯

水旁深也水旁即水涯廣雅釋詁厓方也方旁古馳要襄建翠蓋要襄馬名日行萬里襄橈弱

字通亦有水字字林潯水涯也即本許君淮南注馳要襄建翠蓋之翳蓋以翠鳥羽飾蓋也目觀掉羽

武象之樂掉羽舞武象耳聽滔朗奇麗激於之音激揚也轉皆曲名也○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十七

轉也說文系部紵轉也許注當是紵字上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鄭聲鄭會晉平公說新聲使師

故鄭衛之浩樂也必為鄭衛之俗樂夫結激清楚以娛樂也遺風猶餘聲也○陶方琦云文選七發注引

許注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浩同字孟子浩然劉注作皓然七發揚鄭衛之皓樂正同許本

說文人部倡樂也楚辭陳竽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湏齊於凡民故曰齊也○陶方琦云莊子釋文引許注云齊等之民也莊子下以化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李注齊等也漢書編戶齊民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

志營惑使心悚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側伏隱于榛薄之中藁木曰榛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揉桑為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一丈故曰環堵言上漏下溼潤浸北房浸漬

房陰也雪霜淩灑浸潭荒蔕灑灑雪霜之貌也浸潭之潤以生荒蔕者蔕實也其米曰蔕胡浪讀羅繩讀按滅之校作讀校滅之校盧書事文昭云或當作按滅之校因按灑聲相近也故據莊子

語改之孫編修星衍云當作校滅之滅因滅灑聲相近也當以盧君之言為是今依改之逍遙子廣澤

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秀兩山之間為峽○王念孫云水經江水注曰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西淮南子曰

岬作峽注云岬山脊古狎切秦水經注所引亦作岬而訓為山脊疑是高注山脊即山脊義與許同也今本

狎切山側也峽侯夾切巫峽山名二字音義判然後人誤以山脊之岬為巫峽之峽故改訓為兩山之間

不知正文明言山岬之脊則岬為山脊而非兩山之閒矣校書者以注訓兩山之閒故又改岬為峽而不

知其本非原注也集韻岬古狎切兩山之間為岬許慎說或作岬宋人皆誤以高注為許注故云許慎說

則所見已非原注也但岬字尚未改為峽耳○陶方琦云玉篇岬山旁也亦作岬廣韻岬山側也皆本許注

淮南說高本作峽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黑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懟病而不失其

所以自樂也○王引之云黎黑舊本譌作黎累今據文選詣建平王上書注改又懟與病義不相近懟皆

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曰苑枯病也本經篇則身無患百節莫苑高注曰苑病也倣真篇五藏無

蔚氣高注曰蔚病也是苑蔚皆病也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倣注引禮運事大積焉而不苑

涉上下文而行不為愁悴怨慰而失其所以自樂也作一句讀○俞樾云王氏據文選注訂黎累為黎累是也惟未說植字之義植當讀為殖管子地員篇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墉是殖有臞瘠之義形殖謂形體臞瘠也蓋即從脂膏殖敗之義而引申之耳

夫鳥之啞啞鵲之喑喑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鳥鵲之不為寒暑易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

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

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宗本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有同志

至其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復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也○文典謹按高注士有同志同志德也下志字疑涉上文而行文選詣建平王上書注引正作士有

同志同德又交定作同志同德又交定作規矩不能方圓鈎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鈎繩無以施於此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脩居卑不可為

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雖窮賤不以為懾懼也處高而不機機危持盈而不傾傾覆新而不

朗久而不渝朗明也渝變也朗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

流與化翱翔翱翔猶傾仰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于斬巖之山藏珠于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也不利貨財不貪勢名勢位爵號

之名是故不以康為樂康安不以懽為悲懽約也懽讀不以貴為安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

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王念孫云充本

不當其所充而誤也元者本也言氣為生之本也文選養生論注引此正作元文子九守篇亦作元王冰

注素問刺禁論云氣者生之原語即本於淮南原與元同一失位則二者傷謂此三者之中一者失位則

二者皆傷也各本二作三因下文此三者而誤文子亦誤作三唯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



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

明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蠓貞蟲。蚊行蠃動之蟲也。蠃讀饒。貞蟲細腰之屬也。○洪頤

山訓。貞蟲之動以毒螫高注。貞蟲細腰蜂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蠕動蚊作。蚊讀鳥。蚊皆知其所

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則骨今人之所以陸然

能視。陸讀曰桂。營然能聽。營讀疾。營之營。形體能抗。抗讀扣。扣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

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蹙

瑁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瑁讀也。楚人讀瑁。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見招之者。耳目非

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

下。在於左則忘於右。若楚白公勝。將欲慮亂。立于朝。倒杖策。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是故貴

虛者以豪末為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不能當作

能不傳。豈無形神氣志哉。○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六十。然而用之異也。與人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

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終身運枯形于連。蠃列埒之門。蠃猶離。蠃也。委曲之類。列埒

不平均也。連讀陵。連讀幽。連讀正。字。○洪頤。煊云。說文。廩屋麗也。列子。力命篇。居則連。標。莊子。徐無鬼篇。謂離。蠃亦即麗。慶也。連慶蓋正字。○莊遠。吉云。古無蠃字。連蠃。即連。連也。所君亦必無陳。鶴列於麗。謙之間。郭象注。麗。謙高。而躓蹈于污壑。穿陷之中。○王紹蘭云。上文云。其行也。足樓也。皆同聲通用字。廣雅釋室。埒。隄也。高注非。

墮趨墀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高誘注墮墮也楚人謂墮為墮此文蹈當為墮墮墀即足墮趨墀也墀即陷之今字說文墀部墀高下也謂從高陷下也目部留小阱也讀淮南者見下有奔陷字輒改墀為蹈不知正文本當作墮墀也既墮墀矣何能復蹈踐乎於文亦不詞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

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神清靜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漢曙於勢

利誘慕於名位漢曙猶鈍曙不知足領誘進也慕貪漢溺之漢曙讀織絹綴密曙無閒孔之曙也○王念孫云漢曙皆當為演眠字之誤也隸書眞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而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真精朝鮮傳略屬眞番徐廣曰眞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真路史疏侏紀曰大真或作大莫非皆其例也眠之爲曙則涉注文鈍曙而誤演音顛眠音莫賢反

演眠或作顛冥文字九守篇作顛冥乎勢利是其證也莊子則陽篇顛冥乎富貴之地釋文冥音眠司馬顛冥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即此所云演眠於勢利誘慕於名位也高以演眠爲不知足

司馬以顛冥爲迷惑與不知足義相因也又案高云演眠猶鈍曙曙讀齊魯王之魯見集韻演眠鈍曙皆疊韻也鈍曙或爲鈍閔或爲頓怒方言頓怒惛也江湘之閒謂之頓怒消南脩務篇精神曉冷鈍閔條達高彼注云鈍閔猶鈍惛也此注云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冀猶庶幾也植立也庶幾立高名於

曙不知足貌鈍惛與不知足義亦相因也○王念孫云植于高世當作植高于世故高注曰植立也庶幾立高名於世也今本高子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字作位高於世位亦立也周官小宗伯注鄭司農云古者位立同字○文典謹按莊本無注今據傳寫宋本補則精神

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淫過還復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性精神也清靜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

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亟疾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俞樾云

下兩者字皆衍文日充以壯日耗以老猶言日充而壯日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耗而老也有者字則文不成義文字九守篇正無兩者字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

道沈浮俛仰沈浮猶盛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機弩機關如是則

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也○孫詒讓云遇與耦通齊俗訓云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要略云所以

猶周也。此云無不遇，亦即周通之義。高釋遇為時失之。而百事之變無不應之也。

卷二

倣真訓 倣始也。真實也。道之實始於無有。

有始者天地開闢未始有有始者言萬物萌兆未始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言天地合氣寂寞蕭條未始有也夫未始

佛也有始仿有有者言萬物始有無者言天地浩大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

者繁憤未發萌兆牙孽未有形埒垠堦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高注形埒兆朕也垠埒與形埒同義既言

也形埒無庸更言垠埒疑垠埒是形埒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無無螻螻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繁憤衆積

也且此三句以發鑿埒為韻若加垠埒二字則失其韻矣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合和續紛龍蓀欲

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競逐也暢達也和氣也續紛雜糅也龍蓀聚會也兆朕形怪也陶方琦云文選魏

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零霏無有仿佛氣遂而大

通冥冥者也霄讀紺綃之綃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蒼龍萑葦炫煌蠖飛螭助蚊行噲息可

切循把握而有數量參讀參星之參萑葦炫煌采色貌也蚊讀車蚊轍之蚊噲讀不悅釋外之噲切摩也

噲噲亦有息義矣後人但知噲息而改噲為噲者非是○王念孫云藉音灌與唯字聲相近藉皆當為噲

字之誤也。唯讀若唯諾之唯。字從艸唯聲。唯者草木之榮華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說植物云。銅子布蕓。蕓。蕓。蕓。李賢曰。蕓音以揆反。郭璞注爾雅云。草木華初出為蕓。爾雅蕓華榮。說文蕓。艸之皇榮也。蕓與蕓通。蕓音戶。以上後漢書注。此言根莖枝葉青蔥蒼龍。蕓。蕓。炫。煌。義與彼同也。高注讀蕓為唯。李賢音以揆反。正與高讀合。劉績不知蕓為蕓之誤。而改蕓為蕓。斯為謬矣。諸本及莊本同。又案蕓。蕓之蕓。當依後漢書作蕓。注當作蕓。讀曰戶。正文作蕓者。因蕓字而誤加艸耳。後人不達。又改注。有無者。視之不

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治。儲與扈治。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

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貌也。光耀無形。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閱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

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

剖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汪。讀傳矢諸。周氏之汪同。若光耀之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

自失。沒不見也。○陳觀樓云。問當作問。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也。能。有無為也。故曰。未能無也。未能本性自

光耀。問於無有事。見莊子知北遊篇。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也。無為也。故曰。未能無也。未能本性自

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之問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莊子曰。生乃徭役。死乃

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明。善我生之樂。乃欲善我死之樂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

夜半有力者。負而趨。趨。寐者不知。猶有所遁。夜半有力者。負舟與山走。故寐者不知也。○文典謹按。猶有

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味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若夫藏天下於天下。

而不得所遁。是恆物之大情也。郭注。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

以禁其日變也。今脫此五字。與寐者。不知連讀。文義遂不可通矣。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大。丈夫以天下為室。以藏萬物。物豈可謂無大揚

擻乎。揚。擻。無慮大數名也。擻。讀鑄。京之鑄。○陶方琦云。文選蜀都賦注。江賦注。吳趨行注。莊子釋文。引許注云。揚。擻。粗略也。是許本擻作擻。與說文同。許注粗略。即大略是解。大揚。擻之義。漢書敘傳。揚。擻。古

今猶言約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範猶遇也。遭也。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俞樾云。範即略古今。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犯之。限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曰。範圍。馬王肅張作

犯遠是範犯古字通也。莊子大宗師篇。正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又曰。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皆其證也。高注曰。範猶遇也。遭也。此說得之。郭象注。莊子曰。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是亦以遇釋犯也。高注又曰。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言死生變化而夢。弊而復新。其形而猶喜也。則望文生訓。失之泥矣。

爲樂也。可勝計邪。○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九。譬若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九十七。引復作後。無也字。

譬若夢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譬若夢句絕語。意較完當。據補夢字。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

今此之爲大夢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

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間。公牛氏有易病化爲虎者。中國有狂疾者。發作有

氏韓人。淮南之人。因牛食芻。謂之芻象。有驗于此。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殺其兄。掩讀曰奄。覘。視也。○文典謹按。文

張衡傳注。引作昔公牛哀病七日化而爲虎。其兄覘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兄也。病下亦無也字。疑衍文也。後漢書

江淮之間。公牛氏又曰。公牛氏。韓人。疑是高許二家注。後人合而爲一耳。又文選。思玄賦。李善注云。牛哀。魯人。牛哀也。未知其審。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

志與心變。神與形化。志心皆變。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

馳各樂其成形。代更也。謝敘也。舛互也。形謂狡猾鈍慥。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萌生也。夫水嚮冬則凝。而爲

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趨。歸也。○文典謹按。十八引泮。並作釋。又移字。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也。壯。傷也。苑。讀南陽苑。○

初學記。作施御覽作苑。

宛與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罷老氣力竭盡故若槁也○文

又引注云稟治稟也雖含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狡少也濡濡溼氣力未盡○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五引槁作藁

死者其鬼燒燒煩燒善時既者其神漠既盡也時既當老者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道家養形養神皆以

漠而已也老子曰以道鍊天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精神無所

夢志存仁義患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撓搶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撓搶

也杓北斗柄第七星○王引之云北斗之星不開為害高說非也衡當為衝字形相似而誤衝杓皆妖氣

也晉書天文志引河圖曰歲星之精流為天槍天衝熒惑散為天撓呂氏春秋明理篇曰其雲狀有若人

著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衝今本衝字亦誤作衝據太平御覽皆徵部四引改開元占經妖星占篇引劉

於杓星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在斗牽牛而不能為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

失次杓早水晚旱是也撓槍衝杓皆妖氣之名故並言之

含哺而游鼓腹而熙鼓擊也熙戲也○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引游作興又引許注云哺口中嚼食也按

食也爾雅釋文引說文作哺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交俱也和氣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

咀哺口中嚼食也訓正同曲故曲巧也尤過也茫茫沈沈盛貌茫茫讀王莽之莽沈沈水出沈沈正白之沈○王念孫云沈皆當為沈

者莽也今本沈誤作沈辯見漢書刑法志沈斥下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莽與茫古同聲茫茫沈沈即

沈廣大貌也爾雅云沈也說文云轉流也讀若混一曰沈舊本脫此三字今據爾雅釋文補云混渾古同

聲渾渾沈沈即云沈沈沈沈之轉爲沈猶渾之轉爲沆也且沆與象量藏爲韻若作沈沈則義既不合而韻又不諧矣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已誤凡從亢之字隸或作沆故沆字或作沈一誤而爲沆再誤而爲沈散見羣書而學者莫能辨也詳見漢書

於是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古者抱盛德上質樸不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昭其德也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言天地萬物蕃殖待仁義而萬物蕃殖也

物但也可以大美興而育之難以算計具也○俞樾云美當作筴隸書筴字也史記五帝紀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是大美興而育之難以算計具也言止可以大數舉也筴與美形似而誤大戴記易本命篇此乾坤之筴虛辯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筴而今正文筴字亦誤作美是其

證也高注曰言天地萬物但也可以大美興而育之是其所據本已誤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以計之故有餘也辟若梅矣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爲百人酸也○文典謹按高注一梅不足爲百人酸也百字蓋一字之誤百梅百人譬歲計之有餘一梅一人譬日計之不足也若作百人則非其指矣

人酸也百字蓋一字之誤百梅百人譬歲計之有餘一梅一人譬日計之不足也若作百人則非其指矣本書說林訓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爲百人酸也

梅不足爲一人和即此注所本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志故相忘也古之真人立於天地

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煬炙也抱其志德而炙於和氣故萬物雜累言成熟也煬讀供

篤云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釋文云炊本或作吹同司馬云炊累猶動升也向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郭云如埃塵之自動也淮南書似即本彼文高訓爲成熟則與司馬郭義異耳

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也煩辱也○洪頤煊云後漢書隗囂傳勿用傍人解構之言寶融傳亂惑真

並同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一者道本得其本故能連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

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陳列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

朔行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諡德道者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鈎仁義爲餌投之於

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文典謹按初學記武帝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並作聖人以道德為竿

非其有作夫挾依於踳躍之術○踳躍猶齟齬提挈人間之際○擲探挺捫世之風俗

達吉云挺各本皆作挺攷說文解字挺拔也挺長也挺桐雙聲應從藏本作挺為是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索微妙猶細小也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

况懷瓌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繫擗○擗猶雜糅擊音敗涉中徒倚無形之

域而和以天地者乎○俞樾云和以天地義不可通地疑倪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素朴性也以利害

為塵垢○塵垢輕也以死生為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王乘有琬

琬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弦之琴樂曲神物為下降者清角商聲也○陶方琦云輅許本當作

磬玉磬琬象皆飾也文選雪賦注引許注磬美玉也無可附屬當是此注正見二本之異說文磬玉也楚

詞王注磬美玉也又文選南都賦注引許注清角弦急其聲清也管子曰凡聽角如維登木以鳴音疾以

清韓非十過平公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蔡邕月令章句凡弦急則清緩則濁說文絃以

急之登千仞之谿臨蟻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蟻臨其岸而目眩譬若鍾山之玉○鍾山昆侖也○陶方琦

書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許注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按西山經西次三經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

鍾山又云黃帝乃取崧山之玉磬而投之鍾山之陰山北曰陰郭注以為玉種故許注云出美玉海山北

經鍾山之神名燭陰即淮南之燭龍地形訓曰燭龍在雁門北截于委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王念孫云炊當為灼字之誤也玉可言灼不可言炊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四引作炊皆

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御覽地部三引此正作灼白帖七同呂氏春秋士容篇注作燔以鑪炭燔亦灼也

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八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

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辭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辭自膝以下歷以上也辭讀開收之



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迅也。麗，過也。陶方琦云：文選陸機演連珠注引通俗文，以水檢塵曰灑。文選張華答何邵詩注引淮南：猶條風之時麗。又引許注：灑猶汛也。說文：灑，汛也。與注同。玄應時灑即許本。○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四十五引注云：時麗，忽一過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夫秉

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闢，休于天鈞而不礪。礪，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也。義殊為無據。莊子齊物論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郭象注曰：莫休乎自然，故付之陶鈞，故不

止也。釋文引崔謨曰：鈞，陶鈞也。淮南：休乎天鈞之文，即本莊子。義亦當與彼同。謂休乎自然，故付之陶鈞，故不

敗也。他書無以積寒之地為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塞也。○莊達吉云：古讀隆為臨，故詩與爾臨衝，韓詩

天鈞者，足徵高注之非矣。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塞也。○莊達吉云：古讀隆為臨，故詩與爾臨衝，韓詩

作隆衝，又後漢瘍帝諱隆，改隆虛縣為臨虛，唯體道能不败也。○洪頊煊云：下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

縣亦是南臨同聲因之，又以終南為終隆也。○洪頊煊云：下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

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塞，三句連文，不應有唯體道不能敗句。禁下疑脫也。字此六字涉上注而譌。○王念

孫云：唯體道能不败六字，與上文義不相屬，乃上文休於天鈞而不偽之注，誤衍於此。上注云：偽，敗也。

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败也。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名也在彭城，皆水險留滯也。呂梁水

之輒敗，唯體道能不败也。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名也在彭城，皆水險留滯也。呂梁水

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在野王北，上黨關也。石澗深谿，飛狐在代郡，句望在鴈門，皆隘險也。○莊遠

通者，皆以聲同相通。若汪與注，乃字之誤耳。古汪字作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

以縣教象之書於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一曰：心下巨闕，神內守也。○

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考實而歸

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論道如川不言而能飲人以和適也是故至道無為一龍一蛇龍能化蛇能解脫故道以為譬盈縮卷舒與時變化

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營惑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臺猶特也簡大也○莊達吉云臺簡注云臺持也錢別駕

不用篆文握故仍存原文不敢擅改○俞樾云高注曰臺猶持也以持訓臺蓋以聲為訓釋名釋宮室曰

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是其證也方言曰臺支也支與持義同錢氏坵謂臺當作臺古文握字然

亦以臺為持故釋文曰靈臺謂心有靈智能引楮萬物羣美萌生引楮拔擢也楮讀允恭之允○莊達吉

任持也然則臺簡即持簡猶靈臺即靈持矣引楮當作拆從手翳○文典謹按楮

聲皆從盾得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事洽也休其神者神居之不動也道出一原通九門九門天門散六衢散布于六

衢也設於無垓站之宇設施也垓站垓謂也垓讀人飲食太多寂漠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物以有為於

己也非有為于物者不為為也物以有為于己者物已為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父母天地閱總也和氣也道

九百七十三引正作皆生於一父母是其證也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兄弟言道能化有苗與三危

通為一家有苗國在南方彭蠡舜時不服者三危西極山名在辰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

在雁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肝膽論

論遠○陶方琦云文選蘇子卿古詩注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引許注胡在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園也園

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為之。楊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拔許一毛而利天下弗為也。申

不害也。韓昭侯相著三符之命而尙刻削。商者魏公孫鞅也。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

為秦孝公制相坐之法。嚴猛聞故封之為商君也。因謂之商鞅。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

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王念孫云蓋之無一椽輪之無一輻本一作蓋之一椽無一輻則下文不必更言

有無矣。此兩無字皆因下文無字而衍。己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

鑄讀如唾。祝之祝也。○轉音如鑄。如注。今河南息縣人讀祝如朱。說文閉。呼鷄聲之六切。而風俗通曰呼鷄朱朱皆轉音也。禮

記樂記封帝堯之後於祝。注祝或為鑄。呂氏春秋慎大覽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周禮瘍醫注祝讀如注。病

注。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

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又况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

榘。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榘讀詩頌苞有三葉同。○莊遠吉云榘古文榘字也。亦作榘

也。陳鄭之間曰榘。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授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

是榘榘亦同字。之龍菴遼巢彭灑而為雨。周雲必雨雲也。龍菴聚合也。遼巢彭灑蘊積貌也。灑榘本云彭灑

之龍菴遼巢彭灑而為雨。周雲必雨雲也。龍菴聚合也。遼巢彭灑蘊積貌也。灑榘本云彭灑

潭即薄之誤。後人不知而改為灑。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彭古讀若音。下文云潭潭著著純樸未散。薄為

一司馬相如封禪文。蕭魄四塞義並與此同。故高注以彭薄為蘊積貌。若彭灑則為水聲而非雲氣。蘊積

之貌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正作彭薄。太平御覽天部八同。○俞越云高注

曰周雲密雨雲也。然密雨之雲謂之周雲甚為未安。殆失之矣。周當讀為朝。詩汝墳篇怒如調飢毛傳曰

調朝也。周之為朝猶調之為朝也。朝雲為雨。即詩所謂朝。于西崇朝其雨也。鄭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

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升氣即雲也。文選高唐賦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即可說此

周雲沈溺萬物而不與為溼焉。不與萬物俱溼。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

妙有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陳觀樓云所得上然而奚仲不能為逢蒙造父不能為伯樂者是曰諭於

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

母而無能復化已涅礬石也母本也○孫詒讓云賈公彥周禮鍾氏儀禮士冠禮疏引染緇並作染紺疑

時自有作據許本齊俗訓云夫素之性白染之以涅則黑則此本為長然賈兩引以證紺色則唐

足以舉其數鏤讀婁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有猶小大優游矣言饒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

於大矣秋豪微妙故能入于無間問孔言蘆苻之厚通於無壑而復反於敦龐厚猶薄蘆葦也苻蘆之中

故曰反於敦龐矣苻蘆苻之厚而四達無境通於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道無形秋豪蘆苻已有形故曰無秋

無圻圻垠字也○莊達吉云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襲微重妙道之挺捫萬物揣丸變化道之天地之間何足

以論之言道所夫疾風敦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蟲蟲適足以翺翔教亦拔也臺

曰雲臺蟲微細故翺翔而無傷毀之患道所貴也○王念孫云適足以翺翔當作適足以翺高注翺翔

而無傷毀之患當作翺飛而無傷毀之患說文翺許緣反小飛也原道篇曰跂行喙息蠅飛蠅與翺

謂之翺不可謂之翺翔也又下文雖欲翺翔高注曰翺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翺直刺不動曰翺而此注

後人不知翺為翺則正文本無翺翔二字明矣隸書翺字或作翺見漢唐公房碑形與翺相近故翺誤為翺

引碎腦作碎腦夫與蚊蟻同乘天機行蟻動諭微夫受形於一圜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况

未有類也類形象也未有形象道所尙也○王念孫云也與邪同下夫字因上夫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

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曉明也。

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

天不定，日月無所載。載行也。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植立也。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真人，然

後有真知。知不詐，故曰真也。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

苻，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王念孫云：使下不當有知字。此因上文所謂知之

傳。晉灼注引許注，訢訢，古欣字。當此處注也。原道訓其為歡，不忻忻，从心旁。此从言旁，尚是許君舊本。故

與漢書傳注引許說正合。說文訢下云：悟也。从言斤聲。又欣下云：笑喜。从欠斤聲。音義相類。蓋古今字。

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煩。○文選謹按：文選吳都賦注引

文。挈，牽引也。宋玉九辯：枚煩挈而交橫。王注：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茫然

柯條糾錯，而崩巖牽引糾錯，亦皆有亂義。與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茫然

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俞樾云：廣雅釋詁：業始也。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也。文子精神

舍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為

犧尊。犧，讀曰希。猶鏤之以剖，刷雜之以青黃。華藻，鑄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

也。青黃，采色之飾。剖，讀技之技。刷，讀詩騶角之蹶也。華藻，華文也。鏤，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

刻尊。彝為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洪頤煊云：鏤，當是鏤字之譌。即數字，易說卦震為夷，釋文于

寶注：夷花之通名，為鋪花朵，謂之敷華藻。鋪鮮皆謂其刻鏤之美。非金尊也。○俞樾云：高注曰：華藻，華文

飾也薄即鐔之段字也鮮讀為獻禮記月令篇天子乃鮮羔開冰注曰鮮當為獻是其證也明堂位篇周  
獻豆注曰獻疏刻之然則鐔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畫為華藻之形疏刻而金飾之是為華藻鐔獻○  
陶方琦云文選魏都賦注引許注劊劊曲刀也說文劊劊曲刀也與淮南注正同淮南劊劊作劊劊韓集送  
文暢師北遊詩注引淮南鏤之劊劊注劊劊曲刀也此即許注字作劊劊王逸注哀時命劊劊刻鏤刀也亦  
以劊劊為一物廣雅劊劊刀也高氏此注與本經訓同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  
醜相去遠也方其好然而失

木性鈞也鈞等○文典謹按然其斷在溝中句疑有脫誤莊子天地篇作其斷在溝中亦非惟御覽七百是  
六十一引莊子作其一斷在溝中不誤今本一字誤置比字上傳寫又改為壹義遂不可通矣是

故神越者其言華越散也言不守德蕩者其行僞蕩逸僞也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  
矣與物為役夫趨舍行僞者為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

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也風化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  
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俞樾云宜當作宜字之誤也莊子德充

心乎德之和即淮南所本文子精誠篇作知九竅四肢符篇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  
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字正作宜但知上脫不字耳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

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似虎而小一日仙人名也

○陶方琦云史記索隱二十六引許注淳圉仙人也高注中一日乃許氏說如汜論訓段干木晉國之大  
聖高注駢馳相一曰駢市僧也而御覽引許注正作駢市僧也之例羽獵賦靈園于開觀集解引郭璞  
注靈園淳圉仙人名馳於外方休乎宇內○王念孫云宇內當為內外方相對為文字與野園雨父女為  
也即用許氏淮南注馳於外方休乎宇內○王念孫云宇內當為內外方相對為文字與野園雨父女為

韻野古讀若豎說見唐韻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夸父仙人弄其杖而為鄧林也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  
正若作宇內則失其韻矣

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也素性夫人之事其神而燒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



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營字狹小所以不能容巨大若無營字二字則文義不明鈔本御覽作牛蹄之濇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丈之材營字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尺上有徑字乃後人不識古文辭而妄加之

後人以尺之鯉文義未足故加一徑字此未識古人句法也原道篇曰聖人一徑字則與下句不對矣御覽氏春秋舉難篇曰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適屬句並與此同加一徑字則與下句不對矣御覽

鱗介部八引此又作無盈尺之鯉盈字亦後人所加其無丈之材及營字狹小則皆與今本同刻本御覽作無營字之材而下文無營字二字此皆後人妄改不足為據藝文類聚山部上引作牛蹄之濇無尺之

鯉頗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字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正與今本同足證刻本御覽之誤劉晝新論觀量篇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堞之上不植松柏營字隘也意皆本於淮南彼言營字隘猶此言營字狹小

耳亦足證刻本御覽無營字二字之誤又况乎以無裏之者邪無裏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此無有夫尺上無徑字并足證鈔本御覽之誤

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處其守故曰不免於虛疾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

外也○王念孫云有命在於外當作命有在於外言既為人所係羈則命在人而不在我也今本命有二字誤倒則文義不明文字精誠篇正作必其命有在外者矣莊子山木篇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

有在外者也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淵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溷淵讀閑放之閑言無垠虛之貌徙倚猶汗

即淮南所本也○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是也字居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故盧敖見

引至德之世下有注云謂太古三皇之時又甘作其溷淵作混溷汗漫作瀾漫○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

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眡崖之際一手曰提挈舉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為

七引浮揚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顛顛然仰其德以和順○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當

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為一而萬物大優○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當

○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是說上古之時也但甘臥治化自行故曰雖

隱密作隱恐蒼蒼作若若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

按御覽七十七引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是說上古之時也但甘臥治化自行故曰雖

按御覽七十七引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是說上古之時也但甘臥治化自行故曰雖



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伏義氏以木德王天下號曰太昊味味純厚也芒芒廣大貌也吟咏其德含懷

致也高彼注曰含懷也此云含德懷和本經篇云含德懷道含懷一聲之轉其義一也含字從口今聲移

口於翫字體小異耳若訓為吟詠之吟則與懷和不類矣漢書禮樂志靈安留吟青黃服虔曰吟音含是

作吟也或被施頗烈被其德澤頗烈施於民也而知乃始昧昧琳琳皆欲離其童蒙之心琳琳欲明而未也

也離去也○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琳字琳琳當為榘榘注同味味榘榘一聲之轉皆欲知

之貌也文子上禮篇作味味戀戀與榘古字通皋陶謨戀遷有無化居漢書食貨志戀作榘今作琳琳

者榘誤為林又因味字而誤加引南子味味琳琳皆為俗本所惑也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

吳志伊字彙補又云琳音林並引淮南子味味琳琳皆為俗本所惑也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

煩而不能一煩多也乃至神農黃帝聖人念孫云乃當為及字之誤也文子上禮篇正作及又汜論篇故

當為及言夏殷之將亡聖人早已知之非及鳴條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乃亦

也道藏本劉本並作乃朱本改乃為待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剖判大宗書鈔四功業十二

引大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熱疾通也領理也襲因也竅形也言因九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也

古文垠字字從土欀聲說文欀讀若銀九壑即九垠也上文曰蘆苻之厚通於無壑無壑即無垠也兵略

篇不見朕壑覽冥篇作朕垠彼注云垠形狀也故此注亦云壑形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八引作襲九

空九重天也九望九地也九提挈陰陽搏撓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搏撓和調也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貫貫位

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盱盱聽也是故治而不能和和協也下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

昆吾夏伯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性命之本施及周室之衰○王引之云之衰二字後人所

皆為衰世則方其盛時亦謂之衰不待其衰而後為衰也下文周室衰而王道廢始言周室之

衰耳若此句先言周室之衰則下文不須更言衰矣文子上禮篇作施及周室無之衰二字澆淳散樸

施讀難易雜道以偽儉德以行雜粗○王念孫云雜當為離字之誤也儉讀為險險儉古字通說見經義

之易也述聞大戴禮惠而不儉下莊子繕性篇德又下衰槩淳散樸離道以善險

德以行郭象注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此正淮南所本文字作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又本於淮南然則原文作離道明矣高注訓雜為初則所見本已誤作雜又案偽古為字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為偽下為亦行也齊俗篇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矜偽猶伉行其上文曰夫趨舍行偽者為精求於外也荀子儒效篇曰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行偽即行偽離道以偽險德以行言所為非大道所行非至德也與詐偽之偽不同下句巧故萌生始而巧故萌生為詐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言詐偽耳文字改作以為偽以為行失之

徒而訟儒孔子道也墨翟術也徒黨也訟爭是非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眾博學楊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設虛華之

讀曰擬博學以擬聖謂博學多聞以自比於聖人也鄭注周官司服曰疑之言擬也史記平準書人徒之費擬於南夷漢書食貨志擬作疑文字作狙學以擬聖是其證莊子天地篇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即淮南所本也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求之以繁登降之禮飾絨冕之服聚眾不足以極其變高說失之

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慄離離鼓慄讀籥籥無逢際之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柄於世而錯

擇名利錯施也擇取也求索也言施其巧偽索榮顯之名利也故下言曼衍于淫荒之陂也

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陂或作野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

俞越云衰乃等衰之衰上文自伏羲氏而歷數之是以至於周室之衰每降而愈下故曰有衰漸以然是故

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寞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撻性內愁五臟外勞耳目擢取也撻皆不

循其理故愁其思慮也耳妄聽目妄視淫故勞也陶方琦云文選為顧彥乃始招螻振繯物之豪芒搖先贈婦詩注七啓注華嚴音義上引許注擢引也說文擢引也與注淮南同

消掉稍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擢消掉稍仁義禮樂未之能行也越揚也此我所

差而不為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說樂也若不若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而條

人說樂之也

達有無之際。○俞越云終始下衍也字不若尚羊物之終始而條達有無之際兩句一氣相屬今衍也字則文義隔絕矣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

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智慮之中矣若然

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王念孫云真字於義無取疑後人所加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夫水之性清而土汨之性安而欲亂之於義為長呂氏春秋本生篇云夫水之性

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王念孫云真字於義無取疑後人所加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夫水之性清而土汨之性安而欲亂之於義為長呂氏春秋本生篇云夫水之性

清土者扣之故不得壽扣與汨同。○王念孫云真字於義無取疑後人所加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夫水之性清而土汨之性安而欲亂之於義為長呂氏春秋本生篇云夫水之性

鼻之於臭味謂口之於味鼻之於臭也後人誤讀臭為腐臭之臭而改臭。○王念孫云真字於義無取疑後人所加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夫水之性清而土汨之性安而欲亂之於義為長呂氏春秋本生篇云夫水之性

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

公則心平矣。○王念孫云以下二句例之則淵清當為神清此涉上句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

其靜也。○王念孫云以下二句例之則淵清當為神清此涉上句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

沫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又案沫雨者流雨之譌也水動則濁靜則清故曰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

以其靜也動與靜相對流與止相對流隸或作涿見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沫相似因譌為沫高以

為雨潦上覆甌非也據高云沫雨或作流潦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文選江賦注引作流灑又引許慎注

云楚人謂水暴溢為灑則沫為涿字之譌明矣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崔謨本流注

沫亦是涿字之譌○俞樾云說山篇人莫鑑於流潦與止水正相對為文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

丑齋趙注曰行潦道旁流潦也是其義也流潦與止水正相對為文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

於止水流潦猶流水也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可知古本如此矣高本流沫者疑流泉之誤隸書泉字

既改之注沫雨二字相連淺人妄謂是舉正文而釋之遂改正文流沫作沫雨又於注文雨下加雨字以從

鑒于流潔而鑒于澄水又引許注云泉水也此正可為別本作流泉之證○陶方琦云文選江賦注引作流潔

引高注沫雨雨潦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易讀河閒易縣之易○王念孫云以其觀其

相對為文則不當有觀字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引此並無觀字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語

乃能形物之情也○俞樾云太平御覽服用部方術部引此文並無觀字是觀為衍文以其易也與上句

也形見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王念孫云用也二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用者

遊篇曰是用之者假不用者莊子知北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虛其心以

鑑明者塵垢弗能蕪蕪汚也蕪讀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神清者精神內守也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

越散也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玄光內明也

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

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故曰聖人之游游行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

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煥有餘於身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六十九引煥作煥冬日之不用罽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

也。嬰弱也。嬰讀鵠鷺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

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以用也。○俞樾云：趨乃趨字之誤，越之言逸也。謙也。越

篤作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是其證。○文典謹按：趨行猶奔走馳騖也。謂聖人無貪污之心，不奔

走馳騖以求名譽也。俞氏以趨為越，謂不以過甚之行求名譽，其說迂曲難通。名譽安可以過甚之行求

之。文子九守篇雖作越行，疑字之誤，未可據彼改此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

於世，然而不免於儻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儻身，身不見用，儻然也。儻讀雷同之雷。○莊達吉云：本或作乘，乘者是。○王念孫云：高說非也。儻字上屬為句，不免於儻，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儻之言

羸也。廣雅曰：儻，儻疲也。說文曰：儻，聖克亦疲憊之意。王藻容稟稟鄭注曰：稟稟羸憊貌也。王褒洞簫賦

曰：桀跖鬻博，儻以頓頽，儻儻儻，並字異而義同。身字下屬為句，呂氏春秋有度篇曰：孔墨之弟子徒是

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句法正與此同。是

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况齊民乎？齊民，凡民也。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

矣。趨舍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

誘惑也。辯者不能說也。說釋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不能使之過濫。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

也。○俞樾云：聲色句，移在辯者句前，則勢利聲色以類相從，辯者美也。此真入之道也。○王念孫云：道本作

也。○文子九守篇：正作遊，遊者行也。言真人之所行如此也。上文曰：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

銷鏗滅息，此聖人之游也。高注曰：游行也。精神篤是故真人之所游。高注亦曰：游行也。莊子天運篇古之

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為人。為治天地

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天遏。間，上下之間也。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也。化物者，德也。○俞

誤精神篇曰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也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驪山今在京兆新豐縣南也太行今在河內野王縣北也

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是其證也處小隘而不塞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窳局猶閉也○俞樾云

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九江四方為九也處小隘而不塞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窳局猶閉也○俞樾云

與橫字之義不貫矣儀禮士冠禮鄭注曰局所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局橫木校輪間一曰車前橫木也是凡

鼎之局長二尺是局者橫木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局橫木校輪間一曰車前橫木也是凡

橫木皆謂之局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目視耳聽也八風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

故以橫局並言不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目視耳聽也八風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

水之趨陽阿古之名倡也綠水舞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趨投節也○陶方琦云文選注十六引淮南曰

微異魏都賦注引聲類蹠蹠也說文蹠蹠也廣雅釋詁蹠蹠履也主術訓足蹠郊兔御覽三百八智終天

十六引作足蹠狡兔是許本作蹠蹠之證○文選謹按文選長笛賦注七命注引高注綠並作濛

地○文選謹按終當為絡形近而譌也莊子天道篇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即此文所

本○文選謹按終當為絡形近而譌也莊子天道篇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即此文所

絡天地引此文正作智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澤潤澤也○王念孫云澤潤玉

也本作為澤也此解潤字之義非解澤字之義辭潤澤如玉石也目數千羊二句以耳目

言之足蹠陽阿二句以手足言之智終天地二句以心言之辯解連環二句以口言之若云澤潤玉石則

文不成義矣今案正文澤字涉注文潤澤也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五引此已靜漠恬澹所以養性

誤後人不達又於注內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耳文子九守篇正作辭潤玉石靜漠恬澹所以養性

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

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蔚病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極至非有其

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道不得行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

之攢疾蟲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螿螫指而神不能愴整讀解釋之蚤蝨嗜膚而知不能平嗜噬猶穿

○王念孫

云知不能平四字義不相屬知本作性性猶體也平靜也鬼谷子摩篇平者靜也謂體不能靜也莊子天運篇蚊虻嚼膚則通管不寐是也後人不知性之訓為體故妄改之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正作性不能平○俞樾云知猶志也禮記緇衣篇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知與志義通知不能平者平定也謂志不能定也與上句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澹高注曰澹定也義正一律太平御覽蟲豸部引作性不能平恐後人不達知字之義而慮改未足為據王氏念孫謂性猶體也此恐不然神也志也皆就在內者而言故下文曰夫憂患之來攫人心也直蜂蠆之螫毒而蚤蝨之慘怛也言攫人心不當以體言矣夫憂患之來攫人心也攫迫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蚤蝨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柰此不當以體言矣

之何哉夫目察秋豪之末耳不聞雷霆之音○文典謹按雷霆之音舊作雷霆之聲與下耳調玉石之聲重復傳寫宋本及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並作耳不聞雷霆之

據改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攫取吾情

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稟猶動用也○俞樾云國語晉語將稟命焉楚語是無所稟命也章注並

也高注曰稟猶動用也於辭意未合且稟字亦無動用之義○文典謹按今夫樹木者灌以澆水孫星衍御覽七百二十引擢取吾情作擢取吾精有若泉源作勢若泉原稟作廩今夫樹木者灌以澆水云文選

注引許春淮南子注有楚人謂水暴溢為澆云云當是此下原文而各本有灑波暴溢也五字藏本皆無

之附錄以俟攷○文典謹按孫氏所云文選注即江賦注也許注之上引有淮南正文莫鑿於流澗而鑿

於澄水則非此處注可知至各本灑波暴溢疇以肥壤疇雅壤或作瘳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梓梓藥○

也五字疑後人據玉篇所知故藏本無之也疇以肥壤疇雅壤或作瘳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梓梓藥○

云一當為十十當為一此言養之者雖有十人而一人拔之則木必死也下文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

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意與此同魏策亦云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今本

十一二字互誤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資產部三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方術部一引此

正作十人養之一人拔之○文典謹按王說是也御覽九百五十二引作千人養之一人拔之文雖小異而作一人拔之一證又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二十引又况與足為王說之一證

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見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

况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先

王之道也○文典謹按脩當為循隸書脩循相似故致誤也文選西都賦注御覽七十當此之時風雨不

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也○莊達吉云御覽作草木不夭死九鼎重無味字下有注云王者

之德休明則鼎重姦回則鼎輕○王念孫云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相對為文則有死字者是也文子

道德篇亦有死字九鼎重味字於義無取蓋即下文珠字之誤而衍者也御覽引此作九鼎重又引注

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遠其道而不利也方回善卷披

衣皆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見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

樂其間文自樂其道于天地之間也或作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

時光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文典謹按辜當為罪字之誤也罪古作辜傳為炮烙鑄金柱鑄金

火其下以人置其上墜墜火中而對之笑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二十引作銅金為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賢人比干也析解也剝解有

侯之女殖梅伯之骸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為不好當此之時

嶮山崩三川涸嶮山在南山陽三川涇渭河也涸飛鳥鍛翼走獸擠腳紂田獵禽荒無休止時故飛鳥折

論五君琦云文選注引作飛鳥鍛羽走獸廢足又引許注鍛羽殘羽也鍛或通作殺周禮放弑其君則殘之注殘

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况編戶齊民乎聚木曰叢深草曰薄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于我亦有繁



于世矣。夫歷陽之郡，一夕反而為湖。○莊逸吉云：反。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都。昔有老嫗，

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闔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闔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闔，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為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旦而為湖也，勇怯同命，無遺脫也。○文典謹按：意林引注略同，惟未有母途化作石也。六字莊氏遠吉所引，御覽當為六十六，然八百八十八引又仍作反，與今本合一百六十

九引作歷陽之郡，一夕為湖，有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注云：漢明帝時，歷陽淪為麻湖。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喻賢智也。蕭艾賤草，皆喻不肖。○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九十八，御覽九百八十五，引順風竝作從風。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水濁故不得明目，穉稼為霜所凋，故不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

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雙也。置獲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肆，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所居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四海，天下。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

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命，天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得其本清靜，性故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烏號，柘桑也。谿子，為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谿，蠻夷也。以柘桑為弩，因曰谿子。

文選開居賦注：御覽三百四十八，並引許注：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高注所云：或曰，即是許說。索隱引作南方谿子蠻，出柘弩及竹弩，引文小異。御覽引古史攷：烏號以柘枝為之，柘桑其材堅勁，可為弩。

越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也。○陶方琦云：御覽三百四十八，引許注：越人，所便習，若無其水，不能獨浮。谿子注：連引定為許注，廣雅：越艇，船也。玉篇：舩，小船也。即本許義。意林引作越舩，蜀艇，事類賦：舟部，御覽七百七十一，後漢書：馬融傳注：所引並同。皆許本也。方言：南楚，江湘之間，小船謂之艇。艇釋名：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徑挺，一二人所乘行也。小爾雅：小船謂之艇。玉篇：艇，小船也。無訓為大船者，然高注：一版之舟，與許注一本義亦相類，是訓蜀為一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作越舩，吳艇，不能無水。

舟與許注一本義亦相類，是訓蜀為一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作越舩，吳艇，不能無水。

舟與許注一本義亦相類，是訓蜀為一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作越舩，吳艇，不能無水。

舟與許注一本義亦相類，是訓蜀為一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作越舩，吳艇，不能無水。

舟與許注一本義亦相類，是訓蜀為一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作越舩，吳艇，不能無水。

舟與許注一本義亦相類，是訓蜀為一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作越舩，吳艇，不能無水。

而行御覽七百七十一引浮亦作今猶繳機而在上。匿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也。機發也。翱翔也。鳥之高飛翼上下曰。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也。翻直刺不動曰翔也。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

卷三

天文訓

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星。皆謂以讖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題篇。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太昭

馮馮翼翼洞洞瀾瀾無形之貌洞讀以鐵頭斫地之鐳也。道始于虛

○王引之云書傳無言天地未形名

曰太昭者馮馮翼翼洞洞瀾瀾亦非昭明之貌太昭當作太始字之誤也。易乾鑿度曰太始者形之始也。太平御覽天部一引張衡元圖曰元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與先是太始無形故天地未形謂之太始也。道始於虛。當作太始。虛即承上文太始而言。王逸注楚辭天問曰太始之元虛廓無形。廓與虛同。正所謂太始生虛也。後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故改太始生虛。虛為道始於虛。而不知與故曰太始。句文不相承也。御覽引此作道始虛。虛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字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今。生虛。虛太字已誤作道。而生字尚不誤。虛。虛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字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今。安之貌也。○莊達吉云御覽作宇宙生氣。有涯垠也。今本脫去兩元字。涯字又誤為漢太平御覽天部一。元垠下文清陽為天。重濁為地。所謂元氣有涯垠也。今本脫去兩元字。涯字又誤為漢太平御覽天部一。元氣下引此。正作宇宙清陽者。薄靡而為天。薄靡者若塵埃飛揚之貌。○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文堂書鈔一。百五十七御覽三。清妙之合專。一作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襲合也。十六引凝並作淹。清妙之合專。一作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襲合也。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陶方琦云開元占經二

火也。按開詰乃許注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王引之云積陰之寒氣為水。本作積陽之熱氣。久者生火。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言熱氣積久則生火。寒氣積久則為水。隋蕭吉五行大義辨體性篇引此云積陽之熱氣反者為火。積陰之寒氣反者為水。藝文類聚天部上引此云積陰之寒氣大者為水。反與大皆久字之誤。則原有久者二字。明矣。日月之淫為本。作日月之淫氣。此因上下文為字而誤。廣韻星字注引此云日月之淫氣。精命為星辰。日月之淫氣與積陽之熱氣。積陰之寒氣。文正相對。精者為星辰。與精者為日。精者為月。文亦相對。下文天地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為雨。句法亦相同。

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官名。伯子。處羲神農之間。其後子孫亦相爭。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傾下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

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洪頤煊云。大戴禮天圓篇。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兩曰字。是俗人所改。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

○王念孫云。劉本刪去。下句天地之氣。和則雨。是風雨皆天地之氣。豈得以風屬之天。雨屬之地乎。下句當依道藏本作。天地。上句當補地字。又案含氣。當為合氣。合含字。句相似。又涉上文。含氣而誤也。合氣與偏氣。正相對。作合則非其指矣。陰陽相薄。感而為雷。薄迫也。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散霧也。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冬毛微墮也。○陶方琦云。初學記一引許文。並引為許說。非也。然除角當作除毛。日至而糜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陶方琦云。御覽

九百四十一引許注。解角說文。麋下云。麋冬至而

角二字。為許注也。孫氏問經輯本。連正。日至而糜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陶方琦云。御覽

九百四十一引許注。解角說文。麋下云。麋冬至而

角二字。為許注也。孫氏問經輯本。連正。日至而糜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陶方琦云。御覽

九百四十一引許注。解角說文。麋下云。麋冬至而

角二字。為許注也。孫氏問經輯本。連正。日至而糜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陶方琦云。御覽

九百四十一引許注。解角說文。麋下云。麋冬至而

角二字。為許注也。孫氏問經輯本。連正。日至而糜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陶方琦云。御覽

九百四十一引許注。解角說文。麋下云。麋冬至而

角二字。為許注也。孫氏問經輯本。連正。日至而糜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陶方琦云。御覽

解其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蟪臙宗本也減少也臙肉不滿言應陰氣也臙讀若

也虧字脫去右牛因誤而為虛埤雅引此已誤月可言盈虧不可言虛實太平御覽麟介部十三引此正

一月引羸不申曰縮臙說文縮一曰臙也則減臙即減縮也○文典謹按白帖一引月虛亦作月毀

羸草之羸水下水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王念孫云飛本作動此後人妄改之也同一動也而有高下

御覽麟介部七引此正作鳥動而高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末之標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

津而為水也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莊達吉云御覽

引許音注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又引高誘注同此知高許二家注本原別矣○陶方

論語金錄火鏡也論衡率性篇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銷鍊五石鑄以為器唐釋輔行記引鄭注

向淮南注藝文類聚火部引舊注曰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寸餘有頃焦吹之即得火與今高

聚引許而文異或是許注又華嚴音義上太平廣記一百六十一御覽四事類賦月部續博物志藝文類

意或云以銅槃受之下水數滴與御覽所引許注說同知所云先師說然先師疑即許氏也蓋古人尊南

注高誘之師為盧植植以序中曾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琦謂當是馬融後漢馬融傳言融有淮南

術以十二取水注曰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於土故虎嘯而谷風也木生

賦風部引許注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御覽九百二十九又引許注龍陽中陰蟲與雲同類按御覽引事類

秋元命苞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也故言龍舉而雲興論衡寒溫篇虎嘯而谷  
 風至龍興而景雲屬同氣共類共相招致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  
 扶故能與雲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皆與許說合○文典麒麟屬  
 謹按白帖二引作虎嘯而谷風生又按初學記一引高注云虎陽獸與風同類必誤許為高也  
 而日月食○陶方琦云初學記一事類賦引一角說文麒麟獸也麋身牛尾一角爾雅麋麋身牛尾一角春  
 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公羊疏引許君五經異義曰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為火  
 候亦或引作曰麟一角者作一角義是春秋元命包麒麟圖日無光宋均曰麒麟少陽之精闕於地則日月亦  
 將爭於上抱朴清鑿日月蝕則識麒麟之共闕初學記二十九及張華博鯨魚死○陶方琦云一切經音  
 物志並引作駢騷圖則日月蝕皆同許注本開元占經引許注本亦作鯨魚死○陶方琦云一切經音  
 八引許注鯨海中魚之王也按覽冥訓鯨魚死而彗星出高注云鯨魚大魚長數里死於海邊與許注文  
 微異說文作鯨海中魚也字或從京作鯨一切經音義引注云無海中二字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  
 東海有大魚如山海大魚也字或從京作鯨一切經音義引注云無海中二字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  
 魚也薛綜西京賦注海中大魚名鯨當從御覽補海中二字而彗星出○陶方琦云初學記一引許注  
 舊布新按左昭十七年傳彗所以除舊更新也五行志引作布新劉向洪範蠶珥絲而商弦絕自中徹外  
 五行傳彗除穢布新也覽冥訓高注彗星為變異人之害也與許注亦異蠶珥絲而商弦絕自中徹外  
 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黃星墜而勃海決○陶方琦云占經七十四引許注奔星流星也  
 弄絲於口商音清弦細而急故先絕也黃星墜而勃海決○陶方琦云占經七十四引許注奔星流星也  
 按占經引為許慎說云益知二家之本不同也奔賁古字通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文典謹按御覽九及  
 作李星字即奔字之誤知高云又作乃許本也奔賁古字通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文典謹按御覽九及  
 主之精故誅暴則多飄風暴虐也飄枉法令則多蟲螟引許注穀惡生孽則蟲食心按食心之訓皆本疋  
 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暴虐也飄枉法令則多蟲螟引許注穀惡生孽則蟲食心按食心之訓皆本疋  
 義○文典謹按枉法令與上句誅暴文不一律意林引殺不辜則國赤地旱也令不收則多淫雨令不收  
 此文枉法令作法苛誅暴法苛正相對成義當從之殺不辜則國赤地旱也令不收則多淫雨令不收  
 納則久雨為災○文典謹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按意林引國作多收作時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期會也雄為虹雌為蜺也虹者雜色也忌禁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九野九天之  
 也○文典謹按御覽十四引無彗星二字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九野九天之

一百一十一隅也。○王念孫云：開元占經天占篇引此作億五萬里。太平御覽地部一引詩含神霧亦云。天地相去億五萬里。然則億五二字今本誤倒也。○文典謹按御覽二引作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里。

隅去地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星：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辰星也。八風：八卦之風也。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五萬里。○王引之云：二十八宿四字及注二十八宿中附以其星角亢氐云：使於九野。五星八風。下文六

府皆一釋之。而不及二十八宿併入九野條內。使綱目不相當也。然則此處原文無二十八宿四字。下文不

應注於牽牛須女營室東壁觜蠆東井與鬼七星皆省一字稱之。文義苟簡決非漢人所為。七星但稱星

矣。無以別於他星。牽牛謂之牛。營室謂之室。觜蠆謂之觜。皆文不成義。又案下文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氏

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

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薦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與鬼四柳十五七星七張翼各十八軫。五

六府。五官。五行之官。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皆星名。下自解。○洪頤煊云：下文太微者太一之庭

水魚之固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宮者所以為司賞罰高注。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此天阿上不應

有四守二字。當是衍文。涉下四宮而譌。○王引之云：高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又下文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也。四守者所以司賞罰。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據前注則四守亦星名。據後注則四守乃總括四

星之稱。非星名也。前後注意迴殊。今細釋原文。前注是也。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列其名也。太一

之庭。太一之居。帝妃之舍。水魚之固。羣神之闕。及所以司賞罰則明其職也。故前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後

注以四守為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其不可通有三。太微紫宮並舉。何以數紫宮而不數太微。其不可通一也。四守若為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則與賞罰之事無涉。其不可通三也。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許慎注曰：四守紫宮

為統上之詞。其義乃通。何以雜廁諸星之間。而云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邪。其不可通二也。軒轅

帝妃之舍。咸池水魚之固。皆與賞罰之事無涉。其不可通三也。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許慎注曰：四守紫宮

宮軒轅咸池天阿也。然則此乃許注後人移入高本。而前後遂相矛盾矣。天阿本作天河。後人以天河非

星名。故改為天阿也。案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與門闕

之義無涉。且天阿非黃道所經。不得言羣神之闕也。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又一引高注曰：天

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慎注以天河為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

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慎注以天河為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

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慎注以天河為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

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慎注以天河為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

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慎注以天河為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

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慎注以天河為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

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慎注以天河為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

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慎注以天河為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

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慎注以天河為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

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慎注以天河為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

天河。天河蓋即北河南河也。夾河之南北故總謂之天河。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開為關。梁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鄒萌曰：兩河成與成（即鉞字）俱為帝闕。又占曰：兩河成開為天門，日月五星常出其門中。故曰：天河者，羣神之闕也。高注訓闕為門，正合鄒萌之說。羣神即日月五星之神也。韓子飾邪篇曰：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所謂天河。蓋即指此。天官書曰：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春秋合誠圖曰：紫微者，太一之常坐。太一在紫宮之中，非太微中所有，不得言太微。太一之庭，諸書亦無言。太一之庭者，此太一二字蓋因下文太一之居而誤。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太一之庭當作五帝之庭。天官書曰：太微匡衛十二星，藩臣其內五星，五帝坐。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即此所云太微五帝之庭。紫宮太一之居也。續漢書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曰：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廷庭古字通。又其一證矣。注內太一天神也。亦當為五帝天神也。蓋正文既誤為太一，後人又改注以從。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而韓鄭之分野也。○洪頤煊云：二十八宿皆隨斗杓所指，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尾箕一名析木，燕之分野。斗吳之分野。牽牛一名星紀，易說卦傳：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為前歲之末，寅為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東北變天之義，亦取諸此。以其居終始之交，故以變名。高注以萬物萌芽說之。尚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虛危一名玄。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幽陰也。西未盡變字之義。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楊齊之分野。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方季秋將即於陰，故曰幽天。營室東壁一名承委。西方曰顛天。莊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顛天。或作昊字。○其星胃衛之分野。奎婁一名降婁，魯之分野。西方曰顛天。莊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顛天。或作昊字。○其星胃昂畢。昂畢一名大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雫參東井。觜雫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朱南方曰炎天。○文典選顏延年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注引高注。其星輿鬼柳七星。柳七星張周之南方曰炎天。其星張翼軫。翼軾一名鶉尾，楚之分野。何謂五星東方木也。○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木冒地而生也。張翼軾翼軾一名鶉尾，楚之分野。何謂五星東方木也。○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木冒地而生也。說其帝太皞。太皞伏犧氏有天下，號也。死託祀於東方之帝也。○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天神五同。

覽十九引。碑作吳。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規者。圓也。與淮南注設同。其神為歲星。其獸

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木也。蒼龍順其色也。甲乙皆木也。南方火也。其帝炎帝。炎帝少典子也。以火德王天下。其佐朱

明。舊說云。祝融。○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許本。作祝融。按高云。舊執衡而治夏。○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

說文。準平也。○文典謹按。御覽八。其神為熒惑。熒惑五星之一也。其獸朱鳥。朱鳥朱雀也。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

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陶方琦云。占經三十

文。子午卯酉為二繩。高注。繩直亦同。許說。○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土色也。其音宮。其日戊己。宮土也。戊己土

按。御覽二十三引。注。作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

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商金也。庚辛皆金也。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

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羽水也。壬癸皆水也。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

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太陰謂太歲也。四仲子

午卯酉也。又假令歲星在卯。星守須女虛危。故曰三宿。按下文。太陰在寅為攝提格。爾雅作太歲。在寅曰

攝提格。知太陰即太歲。廣雅。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戊謂太陰在四角。○

鉤辰巳為一鉤。未申為一鉤。戌亥為一鉤。又假令歲陰在寅。歲星在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

二十八宿。○錢大昕云。四仲謂子午卯酉也。四鉤謂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也。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

三宿。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太陰在未。歲星舍



是為四鉤行二宿。此在淮南書。信而有徵者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云。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星行二宿。史記正義引晉灼說亦同。本據淮南之文。而改太歲為太歲。則失淮南之旨。蓋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左右行不同。而常相應。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當在子。而郤云在寅。星舍須女。虛危。是玄枵之次也。太歲當在丑。而郤云在卯。是淮南所云太陰。非即太歲矣。如果太歲在寅。則歲星當舍營室。東壁。不當在斗。牽牛。果太歲在卯。則歲星當舍奎婁。不當在須女。虛危也。淮南雖不言。太歲而即歲星。以見太歲此古人舉一反三之例也。太史公天官書多承淮南之文。唯改太陰為歲陰。其說歲星晨出之月。與淮南常差兩月。一舉夏正。一用天正。似異而實同。太史公亦以歲陰紀年。如太初元

年。闕逢攝提格。其明證矣。自太初改憲以後。劉子駿三統術。但有推太歲所在法。別無言太陰者。蓋疇人子弟失其傳。已非一日。班氏天文志。雖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為太歲。不復言太陰。是東漢人已不知太陰太歲之有別矣。晉灼音人宜其初太陰為太歲也。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徧熒惑常以十

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為亂為賊。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按許注。即洪範庶民惟星之意。為疾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所以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經三十八引許

注。甲寅元始。歷起之年也。建斗填星。歲鎮行一宿。○王念孫云。行字。因上下文而衍。既云歲鎮一宿。則無起於斗也。按高無注。今高本作鎮星。歲鎮行一宿。庸更言行開元占經填星占引此無行字。史記天官書亦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

分度之五。二十八歲而周。鎮星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與熒惑晨出東方。○王引之云。此本作太白元始。甲寅正月者。甲寅年之正月也。下文太陰元始。建於甲寅。開元占經填星占。舊注曰。甲寅元始。曆起之年也。大衍曆議引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月己巳。立春。七

曜俱在營室。五度。闕蒙與闕逢同。太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格。闕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月己巳。立春。七曜之月。太白在營室。故曰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也。天官書說太白曰。其紀上元。以攝

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開元占經太白占篇引甘氏亦曰。太白以攝提格之歲。正月與營室晨出於

淮南鴻烈集解 一 卷三 天文訓 五十九

東方皆其明證後人不審其義遂改甲寅正月為正月甲寅又改營室為熒惑不知甲寅者甲寅年也若云正月甲寅則是甲寅日矣顯曆元所起之日為己巳非甲寅也其謬一也甲寅正月先年而後月若云正月甲寅則不知在何年矣其謬二也莊本改甲寅為建寅尤非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猶下文歲二星與營室東壁晨出東方皆以所在之宿言之若云與熒惑晨出東方則不知在何宿矣其謬三也

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王念孫云當出而不出已見上文此當作未當出而出

太白主兵故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則天下偃兵見上文當入而不入未當出而出則天下興兵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及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並云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是其

證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奎婁○陶方琦云占經五十三引許注効見也按此許注屬入高注中者故同說文効作效象也占經又引春秋緯云辰星春分立卯之

於奎婁也亦以見訓効見以五月下以五月夏至効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

牽牛見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

大飢穀不熟為飢也○莊遠吉云飢依高義應作饑本或作饑飢餓也饑穀不熟也兩字訓異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長卦之風一條

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之風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之風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

至離卦之風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坤卦之風涼風至四十五日闔闔風至兌卦之風闔闔風至四十

五日不周風至乾卦之風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之風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立春故明

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播穀故正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恩惠故景風至則爵

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相對為文章書德字作涉與位相似故德誤

為位耳。白虎通義八風篇。正作爵有德。封有功。可據以訂正。○文典謹按。文選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引作景風至。施爵祿賞有功。御覽二十三引。爵有位。作施爵位。又引注。封建侯也。作封建諸侯。於文為順。故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閭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秋分殺氣。國君憺。愴。故

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室繕修邊城。備寇難也。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也。罰刑疑者。於是順

時而決之。○王念孫云。祀四郊。本祀四鄉。四鄉。四方也。越語。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注曰。鄉。方也。故高注云。祀四方神。即月令所謂命主祠祭。禽於四方也。易通卦驗曰。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白虎通義

曰。涼風至。報地德。祀四鄉。皆其明證也。若作四郊。則失其義矣。且鄉與功。張為韻。功字合韻。讀若亮。月令神農將持功。與昌。殃為韻。老子不自伐。故有功。與明彰。長為韻。自伐者。無功。與行明彰。長行為韻。韓子主

道。篤去賢。而有功。與明強。常為韻。楚辭。惜惜傷身之無功。與狂長為韻。若作郊。則失其韻矣。決刑罰。本。作決刑罰。故高注云。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下文曰。斷刑時。則篤曰。休。罰刑。又曰。斷刑。皆其

證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亦作斷。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

為都。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為四方最也。○俞樾云。都。上疑脫。官字。官都者。官之都。總也。為都。蓋以二字為官名。管子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此。五官有官都之

塙。管又探度篇云。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豐其社。自言能為官者。則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按

也。然則官都。亦即此。五官之一矣。何謂六府。子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乃天子二字之誤。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然則太一自在紫宮。不在太微。此太一

○文典謹按。俞說近塙。文選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顏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文典

特進詩注引太一作天。一足攷天子誤作太一之跡。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文典謹按。魚

選月賦注。引高注。軒轅。星名。齊敬皇后哀策文。咸池者。水魚之囿也。本。作衡字之誤也。衡。古作奘。與魚形

注。引作軒轅。星也。知舊有此注。而今本脫之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本。作衡字之誤也。衡。古作奘。與魚形

也。北堂書鈔百五十引此文。正作咸池。水衡之囿。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門也。然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

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則非門闕之謂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然天

河非星也。徧考書傳無以天河為星名者。今按天河當作兩河。史記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

關是其證也。天字篆文作夭。與兩字相似。故兩誤為天矣。○文典謹四宮者。所以為司賞罰。四宮。紫宮。軒

按北堂書鈔百五十引作天河。羣臣之闕。又引注云。天河星名也。四宮者。所以為司賞罰。四宮。紫宮。軒

○陶方琦云。初學記一御覽六引許注。四守。紫宮。軒。成池。天河也。按王氏淮南雜志曰。上文紫宮。太微

軒。成池。四守。天阿。高注曰。皆星名。下自解。此作四守。乃統括之詞。前後不應矛盾。若此。蓋後人以許注

屬入高注中。遂至於此。王說是也。今高本四宮。乃四守之誤。天阿當作天河。韓非子天河何。太微者。主朱

林隨志。天高。西一星。名天河。今北堂書鈔及御覽引高注曰。天河星名。知阿乃河之譌文。太微者。主朱

雀。主。猶典也。○陶方琦云。占經六十六引許注。朱鳥。太微之。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

鄉。按上文。其獸朱鳥。高注。朱鳥。朱雀也。似本文當作朱鳥。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

至峻狼之山。至所止也。按玉篇引作日冬至入駿嶼之山。蓋許本也。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

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牛首。北極之山。○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牛首之山。夏至所止也。按中

縣黑山。一。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陶方琦云。占經五引許注。天一元始。

名牛首。作太一天。一太一紀歲人。正俱建寅。知非天一者。顯項曆上元歲甲寅正月七曜。俱在營室。如下所言也。若太陰甲寅太歲實。在丙子歲星。當在星紀。何得至營室。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

室五度。○陶方琦云。占經五引許注。日月如連璧。五星若貫珠。皆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

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占經引淮南許注。作餘分小餘也。當作小分是。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

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王引之云。大終下。當有三終二字。下文曰。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

而建甲午。積三千四十歲。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蓋一終而建甲戌。積千五百二十歲。二終

年大誤。故曰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旬三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也。千五百二十歲。一終。但至甲戌。不

得復始甲寅之元。故知脫三終二字也。日月五星起於營室。乃顯項曆元。見太歲攷開元占經。古今曆積

篇曰。黃帝曆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顯項曆同。則顯項曆以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元。若非三終。不得有此

數矣。漢書律曆志曰：三終而與元終。續漢志曰：三終歲復。復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王引之

青龍為元，是其例也。開元占經曰：占篇引此，已脫三終二字。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者，言每歲日行至危之一度，

而有四分一之奇零也。蓋四分之度，一微茫難辨，其所在本無定處。推步者視周天之度，起於何宿，則附

餘數於度所止之宿，如殷曆以冬至日躔起度，則度起牽牛，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斗，開元占經北方七

宿占篇引石氏曰：斗二十六度四分度之一，是也。斗牽牛為星紀，起星紀，則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析木，

下文曰：星分度箕十一度四分一，是也。尾箕析木也。顯預曆以立春日躔起度，則度起營室，而以四分度之

一附於危，即此所云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是也。廣雅說七權行道曰：日月五星行黃道始

營室東壁，又曰：行須女虛危，復至營室是度起營室，而止於危。月令所謂日窮于次也。故以四分度之一

附於危焉。危不止一度，而獨附於一度者，星度多少古今不同，唯第一度不異，故附於此耳。開元占經日

占篇引此，正作日行危一度，又引注曰：危北方宿也，則有危字明矣。若如今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

本作日行一度，則所謂四度之一者，不知附於何宿矣。甚矣其不可通也。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

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十歲計有四百八十七甲子，而餘分皆盡，仍復故日干支也。子午卯酉

為二繩也。直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鉤，東北為報德之維也。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四角為維也。西

南為背陽之維。西南已過陽將復，東南為常羊之維。此故曰常羊之維。○莊達吉云：常羊即相羊，亦即偷

伴。漢書吳王濞傳：又作方洋。司馬相如西北為躡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躡通之故。曰

上林賦：又作襄羊，皆是也。亦古字通用。西北為躡通之維。○莊達吉云：躡各本皆作躡，疑藏本

誤。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德始也。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

至為刑。刑始也。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萬

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陶方琦云：占經五

文夷平也。與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

注淮南同。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

注淮南同。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

注淮南同。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

注淮南同。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

注淮南同。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

注淮南同。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

注淮南同。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

注淮南同。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

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一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此文有錯誤冬至水王夏至火王豈得但曰水從之火從

說火正中地漏濕也此義水正與陰勝則止一義耳兩文不稱二也且連下文讀之曰陽氣為火陰氣

為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夫冬至水從之夏至火從之則夏至何以溼冬至何以燥乎前後不

相應三也今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日冬至而火從之

也夏至一陰生故日夏至而水從之也五月火生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

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勝字當讀為升勝升古通用謂十月陽氣為火陰氣為水

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義如此則與下文一貫矣陽氣為火陰氣為水

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文典謹按白帖十六引作水勝故夏至濕火勝則

各一端今適停冬至陽氣至則炭仰而鐵低夏至則炭低○文典謹按白帖十六引作水勝故夏至濕火勝則

而鐵仰也故先冬至夏至以下疑是注語而今本脫之也○文典謹按白帖十六引作水勝故夏至濕火勝則

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五色之精也○陰氣作於下故流澤而出也石精

作蟬始鳴半夏生藥草蟲蟲不食駒犢鷲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駒犢黃口肌血脆弱八尺之景修

徑尺五寸○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三引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陰

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王念孫云十二月當為十一月上

二月當作十一月上文云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又曰萬物閉○黃楨云十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

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

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

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自東北至東南為兩維市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日

行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王念孫云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作一句讀其高注自

一度下度下又衍也字遂致隔斷上下文義劉續本刪去也字是也乃又移高注於下文而升二字之下

而莊本從之則其謬益甚矣升當為斗字之誤也隸書斗字作什形與升相似傳寫往往譌溷而斗日行

一度作一句讀言斗柄左旋日行一度而以十五日為一節也上文云紫宮執斗而左斗指子則冬至音

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下文云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皆其明證也

比黃鐘黃鐘十一月也鐘者聚也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應鐘十月也陰應於陽轉成其

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

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呂八月也南任也言陽氣內藏陰侶於陽任成

義當作陽凍解陽凍地上之凍也陰凍地中之凍也立春之日地上之凍先解故曰陽凍解管子加十五

臣乘馬篇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是也今本陽下有氣字因注內陽氣而衍

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陽衰陰發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林鐘

也林衆鐘聚也陽極陰生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

萬物衆聚而盛故曰林鐘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

也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

比姑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陽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

凡言四十六日舉成數言之其實四大風濟止音比夾鐘夾鐘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

十五日又三十二分日之二十一大風濟止音比夾鐘日夾鐘也

當作夾莢也下文云夾鐘者種始莢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

是其證又按御覽二十三引注無地字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

陰衰陽發萬物蔭地而生故曰太蔟

典謹按御覽二十三引注正月下有律字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

大呂十二月也呂侶也萬物

萌動於下未能達見故曰大

陰衰陽發萬物蔭地而生故曰太蔟

典謹按御覽二十三引注正月下有律字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

大呂十二月也呂侶也萬物萌動於下未能達見故曰大

陰衰陽發萬物蔭地而生故曰太蔟

典謹按御覽二十三引注正月下有律字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

呂所以配黃鐘。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按御覽二

斗杓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按御覽二

按御覽二十三引背陽之維。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

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王念孫云。戒當為

字。秋分雷藏。與上文春分雷行相應。時則篇云。八月雷不藏。是其證也。且臧與鄉為韻。若作戒。則失其韻矣。藏字古皆作臧。故說文無藏字。今書傳中作藏者。多作臧者。少大抵皆後人所改也。此臧字若不誤。為

戒。則後人亦必改為藏矣。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

曉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

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王引之云。冬至音比黃鐘。當為音比應鐘。下當云。小寒音比無射。大寒

清。明音比姑洗。穀雨音比夾鐘。立夏音比太簇。小滿音比大呂。芒種音比黃鐘。其日冬至。音比林鐘。亦當

為音比應鐘。蓋音以數少者為清。數多者為濁。冬至以後。逆推十二律。由清而濁。夏至以後。順推十二律。

由濁而清。冬至應鐘。其數四十二。為最清。小寒無射。其數四十五。則濁於應鐘矣。大寒南呂。其數四十八。

則又濁於無射矣。立春夷則。其數五十一。則又濁於南呂矣。雨水林鐘。其數五十四。則又濁於夷則矣。驚

蟄蕤賓。其數五十七。則又濁於林鐘矣。春分仲呂。其數六十。則又濁於蕤賓矣。清明姑洗。其數六十四。則

又濁於仲呂矣。穀雨夾鐘。其數六十八。則又濁於姑洗矣。立夏太簇。其數七十二。則又濁於夾鐘矣。小滿

大呂。其數七十六。則又濁於太簇矣。芒種黃鐘。其數八十一。則最濁矣。故曰。日冬至。音比應鐘。浸以濁也。

夏至以後。與此相反。故曰。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也。夏至音比黃鐘。為音之最濁者。則冬至之音。當為

最清者。最清者非應鐘。而何。後人但知月令仲冬律中黃鐘。為音之最濁者。則冬至之音。當為最清者。小寒且並無射以下。遞移其次。高注亦遞移。而不知月令所言者。十二月之律。此所言者。黃鐘而移。應鐘於小寒。且並無射以下。遞移其次。高注亦遞移。而不知月令所言者。十二月之律。此所言者。黃鐘而移。在雨水前。穀雨本在清明前。今本驚蟄在雨水後。穀雨在清明後。後人以今之節氣改之也。漢書律曆



志曰：諷嘗中驚蟄。今日雨水，降婁初雨水。今日驚蟄，大梁初穀雨。今日清明，中清明。今日穀雨，是漢初驚蟄。在雨水前，穀雨在清明前也。桓五年左傳正義引釋例曰：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月令正義引劉歆三統曆，雨水正月，中驚蟄二月，節月令正義引易通卦驗，清明三月，節穀雨三月，中驚蟄三月，節月令正義引孝經緯曰：斗指寅為雨水，指甲為驚蟄，指乙為清明，指辰為穀雨。三書皆出太初以後，故氣名更改。三統曆與緯書皆出西漢末，不應淮南王書先已如是。其為後人所改，明矣。逸周書周月篇：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今本作雨水，春分穀雨。時訓篇：驚蟄雨水，穀雨清明。今本雨水在驚蟄前，清明在穀雨前，皆後人所改。辯見盧氏紹弓。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校定本，日知錄謂淮南子已先雨水後驚蟄失之。

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為小歲。

斗第一星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占經六十七引作越歷十二辰而行，按說文歲字下越歷二十八宿，咸池為太歲。云：錢曉徵答問云：問淮南以咸池為太歲，與它書所言太歲異，何故？曰：淮南書越字應增。咸池為太歲，云：斗杓為小歲，咸池為大歲，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皆以大小相對，初未嘗指咸池為太歲，其作太歲者，乃後人轉寫之譌。吳斗南兩漢刊誤謂淮南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不名天一為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則南宋本已誤矣。○王念孫云：錢說是也。

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

大周天終而復始。○王引之云：起字上當有脫文，蓋言甲寅之年，歲星在娵，替之次，營室東壁也。詳見下條。是歲星所起也，起與二始字，二子字，韻也。二子字，見下文，必言歲星所起者，太歲與

歲星相應而行，故言太歲建元，必以歲星也。漢書律曆志曰：木金相乘為十二，是為歲星，小周乘三策為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為歲星，數鄭注周官保章氏曰：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

二歲而小周，馮相氏疏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四十四分，而使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

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而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以上賈疏然則右徙周天，皆謂歲星若建寅之太歲，左行於地，不得謂之右徙周

天矣起字之上有脫文無疑周天本無大字後人加之也歲星十二歲而小周天不得謂之大周淮南  
王時未有歲星超辰之說亦無大周小周之分上文曰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句十二歲而周  
無大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淮南王作書之道死於離其四子皆為列侯時人歌之曰一尺繪好童童一  
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我為利其土耶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即位  
之元年以紀時也○王引之云太一乃北極之神與紀歲無涉太一當作天一此因天字脫去上畫後人  
又加點於下耳廣雅曰天一太歲也漢元封七年太歲在丙子上推至文帝十六年下距元封七年凡六  
十年為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太歲亦當在丙子故曰天一在丙子也古者天一太歲太陰名異而實同詳  
見太歲攷○洪頊煊云漢書淮南王傳文帝十六年乃徒阜陵侯安為淮南王是年歲在丁丑而云太一  
在丙子者據冬至在年前立算從冬至甲午距立春四十三日而得丙子以節氣盈縮故下文云日冬至  
子午夏至卯酉壬午冬至甲子受制冬至甲午立春丙子○王引之云潛研堂文集曰淮南天文訓冬至  
木用事亦四十三日而得立春也

春則甲午日耳案錢說非也下文曰冬至甲午至丙子其法正同不得以甲午為己酉之譌也立春壬午冬至甲子受  
始高注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則以甲午為己酉之譌也立春壬午冬至甲子受  
制謂立春也與此冬至甲午則失其韻矣冬至甲午至丙子其法正同不得以甲午為己酉之譌也立春壬午冬至甲子受  
也下文壬午冬至至甲子受制亦四十三日以是明之○黃植云甲午字與後人曆法不同者古法多疏故  
庚寅日西初冬至至丙子日辰末立春篇首以顯瑣原起案漢書言漢興襲用秦正朔二陰一陽成氣二二  
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顯瑣歷史記又言張蒼為淮南厲王相則此用顯瑣歷可知也

陽一陰成氣三陰五也○王引之云二陰當得一陰一陰一陽所以成氣二也高注曰陰五陰故得氣少陽  
精微故得氣多正以三陰與一陰為二也二陰與二陽為三陰數少而陽數多也續漢書天文志引律術曰  
陽性動陰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是一也二陰而分言之則各為一陰矣○俞樾云陽之數以三而奇陰  
之數以二而偶所謂參天兩地也周書武順篇曰男二而陰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二  
如四一三如三其數七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二所謂陰之數一陰成氣三也高注曰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二  
二其數八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陽之數二陽成氣二也高注曰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二  
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即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羣經平議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

二其數八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陽之數二陽成氣二也高注曰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二  
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即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羣經平議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

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即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羣經平議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

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即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羣經平議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

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為日律自倍而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

作八〇黃楨云作八是也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即十九分度之七也作六字誤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為月而以十二月

為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

則夏至之日也明冬至後三日則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遷六日今年以子冬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

煙青木色青也東方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赤也南方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

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十二日而歲終

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〇王引之云上文言壬午冬至甲子受制由甲子受

四日戊辰五日己巳六日庚午則當作庚午受制今本作庚子涉上文庚子而誤也由甲子受制每歲以遷六日推之至十歲而六十甲子終而復始則當作十歲而復至甲子今本十上有七字涉上文七十二

日而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蠶伏之類出由丙

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識功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糶鬻施恩澤土

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也〇王念孫云養老鰥寡當作養長老存鰥寡今本脫長存二字則句法與上下文不協時則篇曰季夏存視長老行糶鬻仲秋養長老行糶鬻飲食春秋縣露治水五行篇曰土用事則

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施恩澤開元占經填星占篇引巫咸曰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禁飾兵

填星受制則養老蓋脫長子存鰥寡行糶鬻施恩澤皆其證甲做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斷割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徒

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徒也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

故木氣溫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天卵鰾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

靈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夷或為雷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

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為不成為介蟲也○莊達吉云為讀如譌書平秩南譌譌化也亦古字通用高義未晰丙子干戊子大旱茨封燠茨蔞草也生水

上相連特大如薄者也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為不成為魚○王引之云大剛二字義不可通大字蓋因名曰封旱燥故燠也

行讀高注不成為魚春秋繁露治亂五行篇曰水干金則魚不為是其證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今八月九月時李柰復榮生實

也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地氣發也丙子干壬子星隊隊隕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

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也至秋三月季秋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

蟄伏靜居閉戶殺氣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也○文典謹按行十二時之氣以至北堂書鈔百五十四初學記二引並無雪字

子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斂其所藏而閉之○王念孫云太平御覽時序部四引此本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本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閉其

陰寒令不得發泄後人既不解布收二字之義而削去布字又刪改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又案布收其藏者布讀為數周頌賚篇箋云數猶徧也言徧收其藏而閉其寒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百

蟲蟄伏故此言仲春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布字在收其藏之上本謂徧收其藏非謂收其所藏而

出布之也高氏誤解布字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布為衍文而削之矣○俞樾云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

而閉之然二月非收斂之時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作收斂其所

所藏而出布之是今本脫布字然布收連文義亦未安收疑斂字之誤尚書洛誥篇乃惟孺子頌說文支

部作乃惟孺子斂是布斂即布頌猶言頌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故至二月女夷鼓歌以司天

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王念孫云禽鳥當為禽獸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作

是其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為帝候歲雄鳩布穀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是故天不發其陰則

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為德月為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

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與猶說也日出于陽谷○

典謹按文選潘安仁西征賦且似湯谷夕類虞淵注張景陽雜詩十首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浴于咸

池拂猶過登于扶桑○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一初學記天部上御覽三引並作爰始

將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朏讀若朏諾舉之朏也○文典謹按初學記御覽引並作朝北至于曾泉是謂蚤食

平旦○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朝北至于曾泉是謂蚤食○文典謹按初學記御覽引並作臨于曾

泉初學記御覽引並有注云曾重也早食時在東至于桑野○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次於桑野

陽○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次於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

引文類聚初學記御覽至于鳥次是謂小還鳥次西南之名也鳥所宿止○文典謹按至于悲谷是謂舖

時悲谷○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靡於鳥次至于悲谷是謂舖

遷字之誤也遷之為言西也日至昆吾謂之正中至鳥次則小西矣故謂之小遷○文典謹按初學記御覽引並作

與西同義若作小還大還則義不通矣○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迴于女紀至于淵虞

是謂高春淵虞地名高春時加戊民確春時也○王念孫云淵虞當作淵隅隅虞聲相亂又涉下文虞淵

天問補注引此亦作淵隅則南宋本尚不誤○文典謹按至于藝文類聚至于連石是為下春連石西北

初學記御覽引並作經于初學記引注云言尚未冥上蒙先春曰高春至于連石是為下春連石西北

下象息春故曰下春連讀腐爛之爛○文典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文典謹按初

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頓于連石引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御之至于虞淵○文典謹

四句作爰止義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初學記引注云多即六龍也四字書鈔馬作武至于虞淵○文典謹

日至此而薄于虞泉義和至此而迴六螭御覽引注云多即六龍也四字書鈔馬作武至于虞淵○文典謹

聚初學記御覽引是謂黃昏○文典謹按文選琴賦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之山名也盧放所見

並作薄於虞泉引是謂黃昏○文典謹按文選琴賦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之山名也盧放所見

也淪於蒙谷與上出於扶桑相對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淪楚辭補注

同○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引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文典謹按初學記引作日入

浦日西垂景在桑榆謂之桑榆又引注噉音茲亦曰落棠山細柳西方之野蒙谷濊汜之水曙於蒙谷之

桑榆言其光在桑榆樹上御覽引噉作滋經於細柳作經細柳餘同白帖一引作入於虞泉之水行九州七舍

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六所為九州七舍也禹以為朝晝昏夜○王念孫云禹字義不可通禹當為離

者分也言分為朝晝昏夜也精神篇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

別為陰陽離為八極文義與此同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

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帝張四維○莊遠吉

注云帝運之以斗運旋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莊遠吉云御覽一歲而匝終而復

始○王引之云二月指丑本作十一月指子後人改之也指寅指子皆曆元所起故以二者言之晉書

律曆志引董巴議曰顯頊曆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且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湯作

殷曆更以十一月朔且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是顯頊曆起寅月殷曆起子月也故下文

指寅寅則萬物蟪蟪然也先言指寅顯頊曆之遺法也上文斗指子則冬至先言指子殷曆之遺法也指

寅指子皆言其始一歲而布乃言其終蓋起於寅者至丑而布起於子者至亥而布也後人不知古曆有

二法而改為十二月指丑非也指丑則一歲已而不須更言一歲而布矣且子與始為韻若作丑則失其

韻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指寅則萬物蟻蟻也。動生貌。○莊達吉云：本皆作萬物蟻，藏本同。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十一月指子。

包寅則萬物蟻蟻然也。包寅則萬物蟻蟻然者，猶云寅者言萬物蟻蟻然也。故高注曰：動生貌。史記律書亦曰：寅者言萬物始生蟻然也。今本寅下脫一寅字。蟻下又脫蟻然也三字。則文不成義。且句法與下文不協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律受太蔭太蔭者，蔭而未出也。○莊達吉云：御覽作湊而未指卯，卯則茂此，正作寅則萬物蟻蟻然也。

茂然律受夾鐘夾鐘者種始茨也。○莊達吉云：御覽下有注云：夾鐘二月律。

也。○莊達吉云：御覽下有注云：姑洗三月律。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莊達吉云：御覽下有注云：仲呂四月律也。

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莊達吉云：御覽下有注云：蕤賓五月律。指未未昧也。○王念孫云：未下脫者字。昧本作未。故改昧為味。不知淮南自訓未為味。與漢書不同也。五行大義論支幹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淮南並云未者昧也。白虎通義及廣雅並云未昧也。說文未昧也。六月滋昧也。六月下有脫文史記律書未者昧也。

言萬物皆成有滋味。律受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也。○莊達吉云：御覽下有注云：林鐘六月律。指申申者呻之也。○王念孫云：引而止下。今本誤在呻字下。則文不成義。五行大義論律呂篇論支幹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此並云：林鐘者引而止之也。申者呻也是其證。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莊達吉云：御覽下有注云：夷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莊達吉云：御覽下有注云：南呂八月律。指戌則七月律。德以去生氣盡也。

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莊達吉云：御覽作入之無指亥亥者閔也。律受應鐘應鐘者應其鐘也。○莊達吉云：御覽下有注云：應鐘十月律。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莊達吉云：御覽下有注云：黃鐘十一月律。指丑丑者

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莊達吉云：御覽下有注云：大呂十二月律。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王引之云：上文相承尋繹文義當在前日短而夜脩之下云其加卯酉者王弼注老子曰加當也承夏日至冬日至曾之彼言冬夏至此言春秋分也言陰陽分日夜平者承陽勝陰勝日夜脩短言之言至春秋分則陰陽

淮南鴻烈集解 一卷三 天文訓 七十三

無偏勝。日夜無脩短也。寫者錯亂在此。今更定其文如下。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卯酉則陰。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王念孫云曰規二字與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故曰規生矩殺而誤行也。宋書律志作道始於一。無曰規二字。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制。○王念孫云重罕當為革。祭祀喪紀兵革皆相對為文。革字古文作革。隸省作革。與重相似。而誤罕當為軍言兵革之事。以三軍為制也。軍字草書作罕。與罕相似而誤。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也。調和也。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

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鐘為宮。太蕤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十二引如作而。故卯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鐘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蕤。太蕤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

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劉績云當作宮生

當作宮生





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為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

故幅廣二尺七寸。古者幅比皆然也。○王引之云。物以三生。下本有三三九一句。後人以上文已言三三。如九。故刪去此句。不知上文三三。如九九。八十一。與此文三三九。三九二十七。皆上

下相承為義。物以三生。故必先以三自乘。而得九。然後以三乘九。而得二十七。且上文與此相離甚遠。不得因彼而省此也。宋書正作三三九。三九二十七。幅廣二尺七寸。下本有古之制也。四字。故高注曰。古者

幅皆然也。各本皆上衍比字。今刪。脫去此句。則注文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

為贅設矣。宋書正作故幅廣二尺七寸。古之制也。

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為制。○王引之云。此

修八尺。尋自倍。則丈六尺矣。而云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其不可通一也。音以八相生。音即聲也。何須更云。有形則有聲。其不可通二也。匹長四丈。人之長安得有此。而云匹者。中人之度。其不可通三

也。蓋寫者譌舛。失次。兼有脫文。宋書已與今本同。則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也。今更定其文。而釋之如下。有形則有聲音。以八相生。故人臂修四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尋者中人之度也。音之數五。以五乘八

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一匹而為制。云有形則有聲者。有。形。謂上文黃鐘之律修九寸也。有聲。謂音以八相生也。云人臂修四尺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淮南云。人臂四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是也。云尋者

中人之度也。者。考工。秋分。蕞定。蕞定而禾熟。蕞。禾穗。粟。芋。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禾熟。蕞。讀如詩。有貓有

記曰。人長八尺是也。秋分。蕞定。蕞定而禾熟。蕞。禾穗。粟。芋。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禾熟。蕞。讀如詩。有貓有

字應作秒。此借白花蕞之蕞當之。亦通用。○王念孫云。隋書律曆志引此。作秋分而禾蕞定。蕞定而禾熟。是也。宋書律志同。今本脫而禾二字。則文義不明。○陶方琦云。說文稱字。下注引秋分而禾蕞定。蕞定而禾熟。南作秒也。說文秒。禾芒也。宋書及隋律曆志引淮南舊注云。稯。禾穗。芒也。字作稯。義正。與許氏說文合。其

為許注無疑。高注云。古文作秒。蓋古本也。疑即指許氏之本。主術訓寸生於稯。高注。稯。禾穗。稯。芋。榆。頭。芒也。與此注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蕞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至癸日。故

說正同。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蕞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至癸日。故

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王引之云。十二蕞當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百四十四蕞而當一寸也。主術

今本脫二字。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說文亦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則是百二十蕞而當一寸。與此不同也。許高二家之說。俱本於此篇。使原文作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粟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

寸則二家之說何以並言十二粟為分十分為寸乎且主術篇明言寸生於粟不得又以粟參之也然則今本為後人所改明矣宋書律志與今本同則其誤已久今依主術篇及許高二家之說而更定之如下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粟而當一分律以當辰音以當日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銖也十二分而

當一銖○王念孫云量當為重重量字相近又因上文變量而誤也自十二粟以下十二銖而當半兩衡皆言其重之數非言其量之數說文禾部注及宋書律志並作其以為重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為一觔三月

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觔為一鈞四時而為一歲故四鈞為一石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

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

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鐘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

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太陰所

建蟄蟲首穴而處鵠巢鄉而為戶○文典謹按穴莊本作定御覽九百四十四引作太陰所在蟄蟲首穴處鵠巢以鄉為戶傳寫宋本亦作蟄蟲首穴而處今據改太陰

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王引之云下文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在寅不當復云蒼龍在辰矣下文凡徒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鈞陳在後三玄武在前寅為建卯為除辰

在寅不當復云蒼龍在辰矣下文凡徒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鈞陳在後三玄武在前寅為建卯為除辰

五白虎在後六而不言蒼龍所在正以太陰即蒼龍也蒼龍在辰四字蓋淺人所加寅為建卯為除辰

為滿已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

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王引之云太陰二字乃下屬為句與下文太陰在卯之屬相同主下當別有所主之事而今脫去王應麟小學紺珠始誤讀主太陰為句劉本途重太陰二字而各本及莊本從之非也上文云太陰在寅何得又言主太陰乎且下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而無太歲之名天一元始太陰元始

之屬皆太歲也。而謂之天一太陰，不謂之太歲，咸池為太歲，則又大歲之譌。說見上。然則天文篇無稱太歲者，也。此太歲亦當作大歲，寫者誤加點耳。斗杓為小歲，咸池為大歲。見上文。上文西為危，主杓杓小歲也。此上文為開主大歲，大歲咸池也。太歲月從右行四仲，與歲從左行之太陰迴殊。若作大歲，則與太陰無異。上言太陰在寅，下言子主太歲，是太陰主右行四仲，與歲從左行之太陰迴殊。若作大歲，則與太陰陰謂太歲也。蓋許慎注廣雅：太陰，太歲也。本此使篇內太歲太陰分為二注者，必不為此注矣。可見太歲乃大歲之譌，而太歲太陰之未嘗分也。徧考書傳，亦無分太歲太陰為二者。或據淮南譌脫之文，以為太歲太陰不同之證，非也。○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太陰在天為雄，歲星在地為太陰。按雄字衍，周禮保章氏鄭注：歲星為陽，右行于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太陰即太歲，故曰在天為歲星，在地為太陰。按雄字衍，說正同。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與鬼為對。○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也。

對按十二月應作正月。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單讀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淮南建寅，非太初法也。揚之明。

星張為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為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為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昂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為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雋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為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涪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為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作讀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為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闍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為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為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困讀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昂畢為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王引之云：十一月當為正月，十二月當為二月，正月當為三月，二月當為四月，三月當為五月，四月當為六月，五月當為七月，六月當為八月。

月七月當爲九月八月當爲十月九月當爲十一月十月當爲十二月史記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  
 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歲陰在辰星居  
 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  
 出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蟹參晨出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與鬼鬼晨出歲陰在酉星居  
 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尾箕晨出  
 出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房心晨出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歲陰在寅星居  
 太歲在寅八月出在戌九月出在亥十月出在子十一月出在丑十二月出在寅正月出在卯二月出在辰  
 日攝提在寅此攝提謂太陰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見天文志故改正月爲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此以下皆遞  
 太歲在子歲星十一月出在建星牽牛見天文志故改正月爲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此以下皆遞  
 改其所出之月不知太陰在寅則歲星亦以寅月出樂動聲儀所謂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也見前太  
 一在丙子下若以十一月出則是子而非寅與太陰所在不相應矣太初曆之太歲始建於子故以歲星  
 與日同次之十一月定之所謂子午應子月也淮南之法乎況太陰在寅以下俱本於石氏天文志太歲在寅  
 寅年應寅月也豈得以建子之法雜入於建寅之法乎況太陰在寅以下俱本於石氏天文志太歲在寅  
 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天官書索隱亦云歲星正月晨見東方已下皆出石氏星經文又豈  
 有用其說而改其月者乎開元占經引淮南已與今本同則其誤改在唐以前矣錢氏曉徵謂史記歲星  
 以正月晨出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見潛研堂文集今案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  
 故星色蒼天官書凡言正月者皆謂建寅之月十一月德在水故星色玄若以正月爲天正則是夏正  
 之十一月矣何以不云色玄而云色蒼乎且寅年正月日在娵訾歲星在星紀中隔玄枵一次故歲星晨  
 見有亮若十一月則與日同次其亮不能見矣安得云蒼蒼有亮乎皆篤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  
 此由不知淮南之十一月爲後人所改故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皆篤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  
 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日德辰爲  
 刑德剛日自倍因柔日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  
 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襲和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五〇

引之云日德日下脫為字日為德辰為刑相對為文也綱當為剛剛日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柔日甲剛乙柔是也癸上當有壬字此以剛柔對言不當但言癸也

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於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

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

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王引之云此當為右背刑左前德寫者顛倒耳五行大義論配支幹篇曰從

甲至癸為陽從寅至丑為陰陽則為前為左為德陰則為後為右為刑右背刑左前德者所以順陰陽也

史記天官書曰太白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是其例矣○曾國藩云背即後也孫子曰右背山陵前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為主六月當心左周而

左水澤亦以背與前為對

行分而為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

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奎婁季春之月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

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字之誤也○王引之云二月建奎婁備舉是月日所在之星也由此推之則

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正月當云建營室東壁三月當云建胃昴四月當云建畢觜參

五月當云建東井輿鬼六月當云建柳七星張七月當云建翼軫八月當云建角亢氐九月當云建房心

十月當云建尾箕十一月當云建斗牽牛十二月當云建須女虛危蓋月令日在某星但舉一月之首言

之而此則舉其全也後人妄加刪節每月但存一星之名獨二月建奎婁尚仍其舊學者可以考見原文矣不然豈有月令季夏日在柳而此言建張仲秋日在角而此言建亢仲冬日在斗而此言建牽牛季冬

日在婺女即須女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而此言建虛者乎

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東井三十三○

達吉云三十三藏本作三十葉近山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部地名

本作三十四四字非今以漢書攷正

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王引之云諸書無言斗但主越須女但主吳者斗牽牛越

子曰斗吳越也斗下脫牽牛須女四字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斗吳也牽牛越也以上開元占經然則呂氏

春秋注分言吳越而淮南則合言之也蓋分野之說鄭魏趙並列戰國時多謂韓為鄭則在三家分晉之

後其時吳地已為越有故但可斗牽牛下而不知其不可分也晉書天文志引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

句曰起斗至須女吳越之分野又引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昂畢魏皆

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曰斗牽牛須女吳越足證今本之謬

篤參趙東井與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

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仁故柔涼也○俞樾云溫涼異義不得連文涼當作

引涼正作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故布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金德斷割故修兵也○文典

良是其證德作陰德二十七引治作理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水澤冰凍故剛彊也○莊達吉云御覽

又引注純陰作純陽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莊達吉云御覽十二歲一康康盛也

吉云御覽康作荒下有注云蔬不熟為荒也疑是許齊注故義異○王念孫云注盛當為虛此淺學人改

之也康之為言荒也康荒皆虛也小雅賓之初筵酌彼康爵鄭箋康虛也爾雅康虛也方音康虛也

字異而義同郭璞爾雅音義曰濂本或作荒大雅桑柔篇具贊卒荒毛傳荒虛也泰九二包荒鄭讀為康

云康虛也康荒古字通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范甯曰康虛也廣雅四穀不升曰歉說文歉飢虛也逸周書諡法篇凶年無穀曰穰穰虛也

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作十二歲一荒義與此同也自三歲一饑以下皆年穀不登之名但有小大之差耳太

衛癸越○王念孫云開元占經曰辰占邦篇引此越作趙案齊近東夷楚近南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夷魏近韓秦近西夷衛近趙則作趙者是也若作越則與南夷相複矣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

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

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

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王引之云上文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其名有五下文以專從事以義行理以保畜養以困舉

事分承專義保困四字不應於制字獨不相承然則此句當作以制擊殺明矣今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本制作勝者因上下文勝字而誤制為母勝子之名若作勝何以別於子勝母乎

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

辰○王念孫云從當為徒字之誤也上文云帝張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七○陶方琦云占經六十

四維運之以斗月徒一辰復反其所是其證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七○陶方琦云占經六十

麥死也按即上文五月為十一月合子謀德○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德為生問射于振末按注

小刑薺麥享歷枯之義十一月合子謀德○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德為生問射于振末按注

傳冬至陽氣萌動故十一月有蘭太陰所居辰為厭日○王引之云太陰所居辰當作雌所居辰雌北

射干芸荔之應問射于即蘭射干太陰所居辰為厭日○王引之云太陰所居辰當作雌所居辰雌北

辰兩者各不相涉太陰二字因下文太陰所居而誤也為厭日本無日字此因下句厭日而行也厭者鄭

注周官占夢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疏曰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

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是也今人猶謂陰建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陶方琦云文

為月厭是雌所居辰名為厭不名為厭日也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陶方琦云文

揚漢書藝文志注後漢書王景傳注引許注堪輿地道也與地道也按高無注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

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

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莊達吉云代諸本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

皆作趙惟藏本作代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



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王念孫云錢氏答問曰庚申當作庚辰八合猶八會也今依堪輿天者說推

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酉為八會之一三月陽建寅破於申陰建申破於寅

寅甲近寅故三月甲戌為八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五月陽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

三五月陰陽建俱在午而破於子壬近子故五月壬子為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陰建巳破於亥

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為八會之

五九月陽建戌破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近申故九月庚辰為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亥破於巳陰建丑破

於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為八會之七十一月陰陽建俱在子而破於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為八會

之八十二月陽建丑破於未陰建亥破於巳此建厭所在及八會之名也淮南所列甲戌至癸亥蓋大會

之日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卯戊午戊子當是日而尚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

案錢說是也戊辰當在戊戌上己巳當在己亥上堪輿家所謂小會三月戊辰四月己巳九月戊戌十月

己亥也又戊辰戊戌及戊午戊子下皆當有所主之國而今脫之地在天下之中者韓魏而外更有趙宋

衛中山及周未知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

以何國當之也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為陰陽

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蛟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

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

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

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王念孫云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十四引此數下有

至字數色主反五十日上有滿字一斗作一升皆是也有其歲司也。○王引之云此本作其為歲司也今本衍有字因上文有餘日而衍脫為字太平御覽時序

部十三引此正作其為歲伺也又引注曰伺候也司古伺字為歲司者為歲候豐凶也尋釋文義其為歲司也乃起下之詞下文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云云正謂候歲也當直接此句下作圖者

占歲之事。中間不應有圖。蓋後人所為。故置之非其所耳。劉續不能是正。又移上文。帝張四維一段於此句之下。大誤。○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五十三引。作為祈歲也。

參 鸞 畢 昴 胃 張 奎

生 壯 壯 壯 壯  
水 酉 金 火 土  
申 庚 辛 戌 亥

丁 未 丙 午 丁  
木 火 土 金 木  
老 壯 生 生 生

井 車 鬼 與 柳 星 七 張 翼 參

亥 子 丑  
木 水 金  
生 壯 老

壁 室 危 虛 須 女 牽 牛 斗

辰 卯 甲寅  
水 木 火 生 土  
老 壯 老  
亢 房 心 尾 箕  
角

攝提格之歲承陽而起也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登成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闕蓬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

通故曰單闕之歲單闕止也陽氣推萬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在乙言萬物過蒙甲而出故曰旃蒙

也執徐之歲物皆散舒而出也歲早早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在丙言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

柔兆大荒落之歲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在丁言

強圉也敦牂之歲敦牂敦盛牂壯也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為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雒在戊言

方故曰著雒也協洽之歲協和洽合也言陰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為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在己

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涖灘之歲涖大灘修也言萬物皆修其精氣也○桂馥云兩修字寫誤並當為循高

李巡說爾雅云萬物皆循精氣故曰涖灘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在庚言陰氣上升萬物

作鄂鄂零落也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熟掩茂

之歲掩蔽茂冒也言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為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在壬言歲終包任大淵

獻之歲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于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三升困敦之歲困混敦沌也

沌萬物牙孽也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王念孫云蠶下脫登字稻下脫疾字蠶登為句稻疾為

蠶登稻疾菽麥昌民食三升子在癸曰昭陽在癸言陽氣始萌萬赤奮若之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歲有小兵

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為麥昌民食一升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卻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

昌民食三升

子在癸曰昭陽

物合生故曰昭陽

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並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4506B

